

社會奇情
記實小說

紅梅劫

下集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新二版

紅梅劫 下冊

洋裝一冊定價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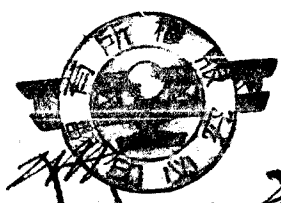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紅 綃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上海福州路

社會熱
情小說

紅梅劫目次下集

- 第一章 人亡物在觸目傷心……………一
- 第二章 故人再見盃酒聯歡……………一七
- 第三章 科學殺人雙美定局……………一七
- 第四章 一髮千鈞惡人天助……………二二
- 第五章 春光泄漏計成畫餅……………二八
- 第六章 兔死狐悲巧言緩頰……………三三
- 第七章 潘金蓮夤緣入豪門……………三九
- 第八章 黃景雲大義離寄父……………四六
- 第九章 力出牢籠自由還我……………五二
- 第十章 拜佛求神計脫虎口……………五八
- 第十一章 死裏逃生燈前話舊……………六三
- 第十二章 風雲兒女結束全書……………六九

社會熱
情小說

紅梅劫 下冊

第一章 人亡物在觸目傷心

書接上集，說到了紅梅因為聽到雲閣的不幸消息，只哭得死去活來，可是事實是非常的奇怪，到了夜間她忽然得了一個奇怪的兆夢，清清楚楚的瞧見了雲閣對他說是他並沒有死，並且叫她不要悲傷，苦壞了自家的身體，一覺醒來，在心頭不禁又湧起一種說不出悲哀與空虛，到了次晨，大吼又來與她繼續商議雲閣的身後問題了，張大吼便向紅梅正色說道：紅梅你說他家不要撫恤金，那麼我便好生爲他買了口楠木棺材，爲他建造起石碑墓塚來，你說好麼？紅梅連連的搖了頭說人已死了，一了百了，還要什麼場面，隨便買了一口棺木，埋了下土去得啦，不過我要親自哭奠一番，太爺是不能阻止我的，大吼道你是可以的，只是我不放心，紅梅悵悵的說：他已死了，你還不放心，難道他竟能復活過來，將我拐走了麼？大吼苦笑道：不是這麼說，我的意思就是恐怕你感情激動了，竟一時的氣憤尋死覓活的起來，不又是我的罪過麼？紅梅道：你將他人的性命視同鴻毛，我是一個看得透想得穿看得破的人，我深不願效無知婦女去作沒有的價值的尋死尋活，老實說，一個人死也得死得有價值些，不要奄沒無聞的死去了，這是對不起自家的，小黃太太道：你要去明天儘可去，以後凡有事件，祇要得我的同意，不必再去與他多說了。大吼低頭不響，紅梅起身告辭，回房，小黃太太又自安慰了她好幾句，回轉身來下死勁釘了廳長一眼，然後開口道：一個人作孽都有止境，

獨有你這個老壞蛋，不獨不止，並且是愈來愈壞，你可會回頭望望你的身後，差不多連尾巴快要沒有了，我要問問你，誰無父母，誰無子女，將人心比己心，假如有一個人突如其來的將你一個成年的兒子無緣無故的加以殺害，則你的心中慘痛爲如何大吼被小黃太太責罵的反舌無聲，倒剪着雙手，在房中踱來踱去，一言不發，小黃太太又自憤然的說：你可當心一點了，下次你如果要怙惡不悛的話？那麼我們不獨不來勸你，並且希望你大幹一下子，不妨多討十位八位小太太回來，我們唯一的對抗辦法，便是你能夠強佔人家一個黃花閨女，那我第一個開始到外面去活動起來，酒館戲院子裏漂亮的小伙子儘多，你可以漫無限制的討小老婆，軋耕頭，租小房子，在這男女平等的時代，老實說，你能討小老婆，我們就不能夠尋一兩個丈夫麼？並且我得下令叫各房太太一致行動，高與便各自領回來受用，不高興呢，那也像你一樣的在外面租上一幢小房子。你到十點鐘還不回來，那我們準在十時○五分動身出去，一分鐘也不高興給你多等的，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如果要拿出官腔來壓嚇我們，那麼，我們決計與你打官司，打到南北京去，法律是不外乎人情的，難道說真夠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麼，你得聽清了，我姓黃的說得出，幹得出，絕對不怕你這毫無人心的寶貝廳長。張大吼吃驚不小，暗想道：別的倒並不怎樣的着急，可是這十多頂綠帽子豈不是要將我這老頭皮活活的壓死了麼？大吼更知道小黃太太有一種說到做到硬性兒，所以他着實的担心了，立即向她發誓道：下一次如果我張大吼再犯這種惹草拈花的毛病，便叫……小黃夫人立即將雙耳掩起搖頭說：黃狗對毛廁罰咒，臭不可聞，求求你饒饒我罷，我實不願意再聽你的咒語啦！他急道：你不要我發咒，那麼要我怎樣的呢？小黃夫人正色道：拿行動來表明你的心跡就得了，能夠從此以後

改邪歸正，那麼我們這一班可憐蟲，縱然像囚犯一般的判決了無期徒刑，可是精神方面到底還能得着一些藉慰，便守着你就棺入木，以及我們與人世永訣之日，從一而終，絕不會叫你戴綠帽子的，好了，你快些到紅梅的房中去，好生的安慰人家一番，你也是一個圓顛方趾戴髮含齒的人，如果有人來殺害你身受大恩的好友，你得到了這一種消息傷心不傷心，恨不恨？快點去罷，夜來還得悄悄的知照了頭與娘媽們在暗中監視着她，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再馬虎的，萬一由她去說不定像紅梅這個有血性的姑娘，絕對不會就此默無表示的。說不定今夜她就要上吊尋死了，假使讓她自殺成功了，那麼你的罪過還要重大莫贖呢？張大吼好像睡得醒了一般地，他立即大踏步趕到了紅梅的房中來，只見她默坐窗下對着射進來的月光流淚，小口中淒淒咽咽，像是爲死者禱祝又像在切齒咒罵着殺害他的主謀人與兇手，他站立房門口道：太太爲什麼不開電燈，只是在黑暗中獨自坐着幹什麼？紅梅不應立起身，便將一隻小檯燈開了。仍到窗前坐着，張大吼走到他的身邊低下頭來，向她悄悄的說，夫人，君子一年有三錯，這一件事情當然的錯了，我只能向你以十二分誠心誠意的道歉了，請你將芳心推開一些，不要儘管在悲若啼哭糟壞了身體，那便格外加重我的罪過啦，紅梅一任他絮絮叨叨的說了若干鬼話，兀自不去理他，張大吼沒有辦法，轉了好幾轉又到她的身邊輕輕的說：五太太，時候不早了，我們可以安憩了，紅梅起身向他問道：明天我要親自到徐家匯的黑橋頭去望望他的身後事應該我去料理，張廳長躊躇才說道：這倒並不是我一定要攔阻你不准你前去，可是我想到你是一個多情善感的人，而且胆小得很，見到了姓凌的尸身，一定要嚇得吃不下飯去呢，所以我很希望你明天是不要去得好呢。紅梅切齒厲聲道：你要我不去嗎，除非你將我也用手槍打死了，我才不去，否

則我一定去，非去不可，現在你還不放心麼？他是我的恩公，他無辜的丟了一條性命在你的手中，也可以說是我害了他，也張大吼忙道：太太要去便去，犯不着動火，不過我得勸你，見了已死的姓凌的，不要過份悲苦，說不定他和我在前世是一劫，到今世來我向他報了仇咧，紅梅默然不答。一宵無話，到了次日早晨小黃太太向來沒有在七點鐘起床，這一天却是例外，到了紅梅的樓上，只見她已換上了一件淡藍色的竹布旗袍，在右臂上套了一塊黑布，眼睛哭得紅腫如桃，拿一把小木梳對鏡梳着頭髮，見小黃太太進來，忙起身讓坐。小黃太太正色勸她道：妹妹，關於你和凌先生的一段事情，我已聽得二太太的三女兒惠珠告訴我了，真是可憐都被這……她恨恨的用手指着沉睡正酣的張大吼說：這老不死什麼喪天害理的事他都幹得出，真要氣死人呢，不過你的冤抑我是全盤了解的，你是一個明白人，切勿要因為此事的刺激，遽萌不智的念頭，我現在趕得來沒有別事勸你，就是爲了怕你一時氣憤難平，幹出什麼勾當來，因此我就特地趕了來告訴你，我雖與你見面不久，可是我深覺得你很是可愛的，你應該耐着性子，留在這裏，她說到這裏，聲音越加輕微得聽不見了，你可瞧到嗎？這個老不死，酒色雙虧，更加上拚命的吸鴉片，身子早已掏得空了，目光深陷到後膛裏，說不定一年死，半年擻了辮子，你我的年紀很青，難道還會爲他豎節孝坊麼？不要做夢了，今日死，明天我們就打點和中意的少年情侶訂婚了，現在沒有辦法，逃不出他的魔手，如果等不得他死去就想活動，那麼不獨不能得到了良好的結果，而且要害了人家呢，可不是麼，好妹妹，我覺得離不了你這個很好的伴侶了，你請聽信我的話，絕對不能夠尋死，切記切記，紅梅感激流涕道：這是太太的一片好心，我當然表示接受，可是有一件事要請求太太給我關照一聲，馬上伴我一同去，却要那兩個兇手一同去在雲閣的遺體前

叩頭認罪，雖然我是一個弱女子，不能手刃比獠活祭恩公，最低限度也要他倆前去叫他在九泉之下稍出一口怨氣才對呢，小黃太太連連點頭道：「這個辦得到，不過有一點你要弄清楚了，罪在老不死身上，他們不過是衣架飯囊的走狗罷了，如果老不死沒有命令，他倆隨你一同去祭奠死者時，最好你佯作不知，不必再去爲難他們了。」紅梅點頭道：「我知道，我知道，絕不會爲難他們的，於是小黃太太便去打一個電話，到偵緝大隊部去，叫中隊長湯如禮下令，立刻叫胡得保、王阿金兩人在五分鐘內趕到張公館中來見她，有要務吩咐，中隊長一聽得是武則天（小黃太太的別名）的電話，立刻受寵若驚的將胡王二人叫來，即乘局中的公事車趕到張公館，胡得保對王阿金忖然笑道：「你且猜猜看，是什麼意思會叫我們前去呢？」王阿金搖頭說：「這一個我却不知道的。」他笑道：「前晚那一件公事不是早就辦妥了麼，你想罷，還不是叫我們前去領款受賞麼？」王阿金的面上也浮上了一層笑容道：「對啦，一些也不差，一定是前去領賞啊。」到了張公館，一直到了會客廳中，不敢到內面去了，因爲局中人到張公館來一向是止於外客廳，非得局長的命令，無故是不可以擅入的，一會兒，一個小丫頭出來，向胡王二人低聲說：「太太傳你倆進去問話，他倆奉命維謹的隨着她一同到後面來。」小黃太太候在花廳西邊的會客室中，他倆進去，循例行禮侍立，滿以爲她必然要拿出鈔票獎賞他倆了，可是說也好笑，小黃太太一開口便是狗血噴頭的臭罵，直將他倆罵得沒頭沒腦，連大氣也不敢喘一下子。她厲聲問道：「那個姓凌的安徽人犯了什麼法，要你倆去將他害死，王阿金聽得了朝胡得保望望，無話可答，胡得保呢，更是軟了半截，停了半晌，才吐吐吞吞的說：「要請太太原諒了，這是廳長的密令，他說凌雲閣是一個××黨徒……放你媽的屁××黨革命黨有什麼證據落到你們的手中嗎？有證據，才可以問他的死罪，他

倆被小黃太太這兩句話駁得啞口無言，木立在一邊，泥塑木雕也似的不敢再多一句話，她恨恨的罵道：那個老渾蛋，油濛了心版，恣意的作威作福，可算造孽到萬分了，你們這班飯桶，難道也和他一樣的喪心病狂，一任他頒下這種命令，不直諫一言麼？王阿金躬身陪笑道：太太說得是，不過小人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呢。他老人家一道命令下來，誰敢不遵，輕則破了飯碗，重則腦袋兒搬家，小人們是一個職小人微聽差，當然沒有勸諫大人的資格了，便是大人的屬下五局的局長們，也不敢與他老人家無緣無故的走逆風咧。小黃太太道：過去的事如今談了也無益啦，此後你們可要仔細一點了，如果他再有這種亂命發下來，你們立刻暗自以電話來通知我一聲，我自有的辦法的，但是你們敢不遵從我的話，那麼，你們的腦袋同樣要搬家，知道麼？他倆齊聲應道：是，是，知道了，以後去當然遵照太太的命令。小黃太太又向他倆說：你倆知道麼？所殺害的一個凌先生，乃是我們五太太的親戚，不料老混帳吃起隔壁醋來，將人家一條性命吃掉了，怎麼對得起人家呢？現在我已答應了五太太了，你們馬上與她同乘一輛車子到黑橋頭去，設法將屍身掘出來，我停一會，就派人送棺木衣履來，將他好生的入殮下葬了，你倆應該像孝子一般的在死者的遺體前磕頭下拜，不如此五太太的一口惡氣難消，你們依然逃不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命運啦，他倆唯唯稱是，小黃太太便到裏面去將紅梅領了出來，在小客室中，王阿金與胡得保早就商量得停當了，要保全自家的飯碗與腦袋，人到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呢，於是便對五太太叩頭謝罪一番，小黃太太又做司做鬼的說：好啦，不必多做這些假禮數了，五太太是一個再明白也沒有的人，難道還怪你倆不成，這都是老不死的不是，還說什麼呢？可是你們要小心服事太太到斜土路去，車子已經關照過了，坐我那一部大轎車去，她又派一個能幹伶俐的大丫頭

白雪兒的一同坐車前去，名爲服事，實在也是監視她，只怕她有什麼舉動啊，大家上了車子，不到十分鐘，車子往斜土路停下來了，黑橋頭是在陸家浜的西首，石灰港的東邊，只有十多家住戶，靠在河旁邊，更有不少的江北小船停在臭水浜中，一條方才開放的石子小道，轉灣旁邊不到半里之遙，王阿金指著路，東兩座土墳說：凌先生的遺體便埋在墳墓的東面，紅梅一陣心酸，禁不住淚如雨下，三脚兩步狂奔過來，口中號哭道：雲哥，是妹妹害了你也……她越過了土墳，呈現在她的眼前的却是一個泥坑兒，大約一尺多深，二尺闊，七尺多長，坑邊的新土四散，一隻吊襪帶，還有一條染了若干血跡的小手帕，她幾乎要暈倒了，原來這一方蘇紗手帕還是她送給他拭汗呢。人亡物在，觸景傷懷。可是王阿金大聲詫怪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呀，他的屍身到那兒去了？胡得保也自嚇得呆住了，你道是什麼頑意呢？原來他二人在前天晚上將凌雲閣在看守所中押了出來，在雲閣的本身呢，做夢也想不到會將他拖出來槍斃了，他在前一天的晚間，由強民醫院中出來，一直到八仙橋來涖浴的，更不料離開醫院不遠的去處，就被兩個人握槍攔住了去路，一聲不做的就將他再度送到了看守所中來了，但是雲閣自家的預料，還以爲二三天前那一套老文章將他作爲抵押品，用以對韓劍華作一種要挾，詎一出門便被軋上了一部黑牌的大轎車，胡得保還故意的向他說：姓凌的，你可要仔細了，此番我們奉了廳長的命令，且將你放逐到瀛南去，你識相便詳快的離開了上海到別的碼頭上去謀生罷，此間已經沒有立足之地了，雲閣信以爲真的笑道：我真不了解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廳長大人啦！竟如此的爲難我。胡得保笑道：朋友，只怕你到死也不會明白這是一回什麼玩意兒咧？他倆說話未了，已經抵到了黑橋的浜南一條小路上，胡得保先自下車，等雲閣出來，忙命令着說：快點走過來，雲閣在慘淡的

電燈光下，忽地瞧見了他手中握着一枝二十響的新式手槍，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拔步向南飛奔，砰砰……接着慘號一聲，只見雲閣頹然撲倒在地上了，他倆三脚二步奔回來，俯下身子，用手電筒一照，只見地上流了一大攤的鮮血，再以太掌一摸他的口鼻，一點呼吸也沒有了。他倆生恐鄰近不遠有人來瞧究竟，將帶來的兩把蒲鉞，拖到了土塋的東邊，速速的掘了一個坑，不到一會兒，就將他埋了下去咧。他倆頭不回的奔回來上了汽車，呼的一聲，汽車開了走了。現在他們來一瞧，竟已不見他的屍身了，在土坑的四周圍空遺幾種零星的東西，到了這會，他們倆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可是紅梅却疑他倆故佈疑陣，其實將雲閣誘到一個荒僻之處殺了，她就恨恨的指着他倆道：「人是被你們所殺了，尸首可要還給我呀！如果沒有尸身，那麼，索性將我槍斃在這裏，否則我是不能與你倆就此甘休的，你倆可知道麼？」胡得保道：「好太太，這個可就難死了我們啦！前天的晚間，是清清楚楚的在這兒行刑的，怎麼好說妄話呢，但是這也算是奇怪透了的事情，凌先生的尸身，難道飛去了麼？」紅梅大哭不已，王阿金點頭點腦的說：「或者我們沒有打中要害，凌先生是我們走後起身走了，也未可知呢？」紅梅拭淚罵道：「放你媽的狗屁，一個人中了三四槍，一面氣也沒了，還會活？走，隨我回去，老實說你倆不將他的尸首尋到了，對不起，我不叫張大吼將你二人槍決，誓不爲人了。他倆嚇得魂不附體，連連的哀求道：「要請太太特殊的原諒我倆了，我們都是受廳長的嚴令，如果不辦到，那麼，我倆的性命也就沒有了，我們無論如何，都得設法去將凌先生的尸身尋找給你就是了，現在且請你暫且回公館，讓我們到左近的各荒僻去處尋尋看，依我們看來，除非凌先生沒有死，給人救去了之外，絕對不會失去了尸身的，紅梅又在這條小路的東西四圍尋找了半小時，那裏還瞧見有一些兒蹤影，沒奈何

只得含着眼淚恨恨的上了車子，開回了張公館。小黃太太見她很快的回來了，很爲詫異，還只當是回來催促壽衣壽材早些兒送去的呢，後來一聽到雲閣的尸身失蹤的消息，便也自十二分的奇怪起來了，她也不與小黃太太多說話。一直便哭回了她的臥室，小黃太太着實有些不忍，特地趕來詢問得詳情，竭力的勸她不要過份悲傷，或凌先生沒有死，被人救去了，正合着你一句話，便是吉人自有天相，她也不回答，伏在窗前的梳妝台前飲泣不已。小黃太太又走近來勸她道：妹妹你是一個十分聰慧的人，如今怎麼這樣的固執起來呢？你依從我的話，我不會使你如何的吃苦的，你知道麼？紅梅不住啜泣道：太太，你老人家待我的一番深情美德，我當然是沒齒不忘的，不過我總以爲廳長使用這種慘無人道的手段，未免使我不能做人了。他們定要那樣的說，是將凌恩公的尸身埋在黑橋頭南塊，其實我又不是三歲乳孩提，就會上他們的騙了吧？再也不會的呀！我堅信恩公已死，不過他的尸身絕對不在滬南那兒，不過是故佈一個疑陣而已。其實呢，我倒以爲廳長將大才小用了，像他這樣的權勢，要冤殺個把人，祇要將一頂罪犯的帽子套到誰的頭上，誰還不是俯首忍受麼？何苦來一定要做出如此的圈套來咧！而且一個流落異鄉舉目無親的少年，縱然殺了一百個，還不是等於宰牲場中的豬羊一樣的嗎？難道還有誰的家屬敢出來透一口大氣不成，我沒有其他要求，如果不將凌恩公的尸身交與安葬，則我要請求廳長立刻將胡得保王阿金二人予以槍決，再不然，廳長假使認爲我的要求是非法的，那麼便爽快的下令將我槍決了。小黃太太忙道：好妹妹你不要性急，且等候一兩天，讓這兩個雜種且去尋找一番，如果尋到了，那是非常之好的，如果不行，不要你煩神，我自會來和這兩個狗頭算帳的。紅梅終於被她說得服了，當晚八時半又被小黃太太硬拉上汽車，開到四馬路的丹桂第一

台去，看天雨花新戲去，可是巧得很，戲的情節中也有一段好事難成，情人被惡獠狙害的演出，叫她觸景傷懷，禁不得又自流了不少的眼淚，散了戲，她倆同車回到公館中，張大吼是早就在紅梅的房中踱方步等着了。小黃太太沒好氣的，指着這老傢伙的面孔罵道：「你這老浮尸，害人害到那一天，你說叫那兩個混帳雜種去做劊子手，將一個好端端的人害死了，今天總的找不出尸身來呢？你倒底玩的什麼鬼把戲，人倒底死了也未張大吼忙道：「怎麼啦，尸首失蹤嗎？這是什麼頑兒，連我自家也不能明白了，待我明天去仔細的問問他倆，我倒希望他倆能夠將姓凌的釋放了，那才是大家歡喜呢。」小黃太太一披小嘴道：「不要儘說這些面子話了，現在我知照你，如果在三天之內，那兩個狗頭不將死者的尸身交出來，那你要立刻下令槍決這兩個助紂爲虐的東西。」大吼笑道：「罵的痛快，竟將我比成一個無道昏君商紂王了。」小黃太太咬牙說：「你還以爲你的人格比紂王高尚麼？這是在做夢了。我得問問你，商紂雖然是一個無道的昏君，可是他還未曾昏到連自家的女兒收到宮中去作正宮娘娘呢。張大吼呵呵大笑道：「越罵我痛快了，好極好極！非常有理。但是我的意思却因爲那時商紂沒有像這樣一個並非親生的漂亮女兒，否則，他一定會和我一樣無所用其客氣的收到正宮，以防權利外盜呢。」小黃太太不住價的向他括着粉臉道：「羞也不羞，虧你說得出，你不去洗洗驢耳，到外邊去聽聽別人家批評去，要知道別人家不遇我則已，遇到了，就像李太太，黃大少奶奶，何二小姐，楊二姑太太等，也不知是有意，唉！一定是有意，的拉直了嗓子喊我大小姐，却沒有一個人會叫我張太太的，你明白了嗎？」廳長大怒道：「什麼東西，竟敢如此當面使我們太太難過，下一次少去與她碰頭就得了。」小黃太太猛聽得牆壁上時計已敲二時，便向紅梅笑道：「好妹妹，將心推開一些罷，凡事皆應聽聽他人的勸舌才對，明

天會了，大吼在她走到天井裏，便將房門關上，正預備好生來安慰她一番，紅梅不料一言不發的和衣上床，納頭悶睡了，大吼知道她憤怒頭上，一時也勸不轉來，而且爲了本身尊嚴起見，似乎未便對他多讓步，想到這裏，決定給他一個不眠不睡，一任她哭瞎了眼，氣炸了肺，絕不能讓步再去陪她小心，要知道女人家的脾氣，皆有一點得步進步，小黃太太便是這樣的將她哄騙了上頭，自扳石頭自打脚，現在却越來越窮，幾乎要騎在自家頭頸中小便了，一之已甚，豈可再乎？他橫一橫心，便在對面一張彌陀榻上斜倚下來，燒烟過癮，一直到東方發白，這才到大床上去解衣就寢，到了次日清晨，她在七時起身，聽得窗外淅淅瀝瀝似乎雨聲，走到了窗前一望，果然是下雨了，她越加煩悶悲感，梳洗了一回，且到小黃太太的房中去，對她說道：太太，我心中悶得要死了，能否允許我到一個女朋友的家中去呢？小黃太太忙問道：你說的是那一位女友的家中，不過，賢妹，你也是聰明不過的人，你現在所受的重大刺激，我們也不是不知道的，你一個人出去，誰能放心？你不去？她忙道：不去幹嗎？自殺嗎？太太未免太也小覷了我了，老實說，不去自殺，更不會跳黃浦，老實些說罷，一個人生到世上來，已經是不容易的事情了，有什麼了不的，一定要自殺，自殺是那一班可憐弱者憊人的舉動，我自信不是那種愚人弱者，要以自殺來出胸中的冤氣，我還要明白一些說，實在想自殺的話，那麼，便在公館中就不能自殺麼？難道說自殺要揀一個吉地麼？若要死隨時隨地皆可以死去的，更何況爲了別人的事情，小黃聽的有理，連連的點頭道：你如果真是如此的想得開，那麼我自當不來橫加阻止你了。可是你也得依我一個條件，便是出去你儘可出去，但到了午後四五點鐘，那你無論如何要回來的，這因爲我們這個老魔頭是非常醋心的，省得淘氣多疑，你要原諒我一點，紅梅立即說道：知道了，我在下午四時前回來，決

不會遲延的，小黃太太道：你到那裏去呢？她道：我也沒有別的地方，只有到強氏醫院去找一個朋友韋小姐談談去。小黃太太忙叫車夫將她送強氏醫院去。韋劍華坐在會客室中，似乎精神已失常態了。呆呆地的望着紅梅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可是她的內心隱痛，已可在眉宇間顯露出來，倒底還是紅梅努力壓制了自家的情感，反而向劍華安慰道：華姐，人生百年，猶如南柯一夢，世間留有若干令人不易設想的慘劇會突然的發生了，叫人受到絕大的震動與影響呢，不過我要以十二萬分的誠意來勸華姐，最好將此事暫且推開了，不要因刺激過甚，徒壞自家的身體，我們皆要被惡魔摧殘下的可憐弱者，尤其是已經犧牲了生命的雲閣兄……我已下了最大的決心，非爲報仇不可……劍華立即向她丟了一眼色，回頭向一個看護名叫潘金蓮的說：潘小姐請你去將兩日來所用的注射器具一齊消毒，一下子潘金蓮答應了一聲，趑趄着腳兒退了出去。紅梅正要問她使眼色的原因時，劍華即搖頭說：你還不知道哩，這個姓潘的女子，是一個十足的翻火板，最歡喜挑撥是非，同事間時常受她的愚弄而起爭吵。結果調查出來，都是她在從中作祟，而且虛榮心非常的大，我早就想到要回掉她了，但是又礙着薦的人的面子問題，所以一直因循到現在。

第二章 故人再見杯酒聯歡

方才你關係太大了，所以我示意你小心一點，不要給這個潘金蓮聽得了。泄漏出去，那豈不是事未成機先露麼？她點頭道：原來這女子如此的可惡呢，以後去倒要防他一下子呢。韋劍華對於張大吼簡直也像喬紅梅一樣的現成了不共戴天之仇咧，可是劍華的主張與紅梅不同，她的計劃在紅梅沒有來的時候，已

經想得好了。她對紅梅說：最好的方法是叫這個老混帳東西用自家手來斷送自家的生命，才來得暢快呢。紅梅忙道：談何容易，除非這老狗頭願意自殺。劍華突然笑道：我爲了這個計劃已經有兩夜沒有睡覺了，我想凌大哥在九泉之下，不會瞑目的，不瞞你說，昨天的夜間，他已經來到我這裏。紅梅驚愕的直跳起來說：他來過了，他敢是沒有死麼？劍華嘆了一口氣道：不要妄想了，人死還能復生麼？我說的是她已經入夢來過了，可憐啊！滿身鮮血，面色慘淡，嘶啞着喉音，向我說：劍妹，你可不要再像紅妹那矮轉轉的自投羅網了，你一得到機會，都要爲我報仇啊。紅梅不禁拭淚道：唉，雲哥，我還有什麼話可辯呢，我此番自投到惡魔的口中去，也無非是爲了他的生命啊，誰知道夭了我的貞操，仍然換不過他的生命來，她淚如雨下了。劍華道：哭什麼？眼淚洗不掉血的冤仇，要放起胆子幹來爲雲復仇是第一要務，紅梅走過來，將她的雙腕緊緊的握着，低聲道：劍姐，必要時，犧牲我的生命也可以。可是都要那個老渾蛋先死，我當然聽你一切指揮，我不哭了，真的，哭有什麼用呢？只要拿出手段來幹才是正經呢。爲了報仇，我什麼也不怕的，劍華點頭道：對啦！對啦！一點也不差，我正是這樣的想。紅梅接着道：我們用什麼方法，才使他用自己的手去殺自己呢？劍華突然說：當我苦思切想，茫無頭緒的當兒，忽然朦朧起來，接着便瞧見他……雲哥浴血入房，嗚咽的告訴我不少的話，可惜我醒來時皆已遺忘了。只有兩句我却沒有忘記，他聽我無法去報仇，他恨恨的看着我說：好吧，我來指點你罷。你不是個醫藥常識比較他人豐富的嗎？你不是還有個很好的助手在準備爲你執行麼？笨東西……他突然推我一掌，我驚的醒來，已是一身的冷汗了，可是因他這樣的一提起，我就恍然大悟到一種科學殺人的手段了，這事不但可以不受嫌疑，並且連任何人皆不會受冤，任他的家屬請什麼精明的偵探來，也沒有什

麼用處的。紅梅連忙問她道：那個拖油瓶的小黃太太吸不吸香煙呢？她搖首道：她是不會吸的，這個與進行有什麼不利麼？她忙頓手道：如此則我們的計劃更好實行了，如果小黃太太不吸煙捲的話，那麼，我能夠將渾蛋的一條性命送在她的房中，越發使你得着乾淨身子，不落一點點的嫌疑，你道好麼？紅梅點頭道：能夠如此的辦法，那是最好，如果無法避免嫌疑，要我怎樣的犧牲，我是在所不惜的。劍華却笑道：不要害掉一個，搭上了一個，是不應該的呆做。紅梅道：你說吸香煙，難道與我們的計劃有什麼關係嗎？她低聲道：你仔細聽着罷。我是決計依照我夢中所受到的指示，來計劃應付他了，我費了許多的時候，想出一個辦法來，在某兩種藥合滲起來，便成了一種白色的藥粉，祇要能將牠灌一些兒，煙捲中去，那麼那老混帳東西，不要吸到半枝，祇消有兩口吸下肚去，立刻就會結束了他的生命的。紅梅道：這樣做果然便當得多了，因為那個老不死在我的房中與小黃的都放有一隻鏤金的香煙盒子，每一隻盒子內，只裝十枝香煙。當他躺到床上抽煙的當兒，照例由我或小黃將盒裏香煙裝得滿十枝再送與他，這都是三炮台的香煙，他向來是不拿自家吸的煙去敬客人的，有客來，一例皆拿什麼翠鳥牌，客人牌的香煙去敬人家的。劍華道：這樣那就更加好辦了，你只消趁一個空兒，將裝好了藥粉的十枝香煙，悄悄的送到了小黃的房中去，最好在老傢伙剛要回來抽煙的當兒，你易換煙盒兒，是穩妥不過的。紅梅點頭興奮的說：這個方法真是太好了，不是你也想不到的。我這幾天差不多無時無刻不在想自殺呢，現在我已決定拋開我這念頭了。與其那麼毫無意義的，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倒不如這樣的來得有價值咧！華姐，我的好姐姐，你陪我來一次痛飲罷，讓我的神經來解放一下子，我預備喝的大醉，痛哭我的雲哥一場。劍華道：你今天預備回去的話，那我就不贊成你喝得爛醉如泥，要知

道一個人酒醉之後，必然要胡說，又道是酒後吐真言，這是犯不着罷，但我也需要刺激呢，我倆各自喝到六分，至多到七分，正合着惟酒到量不及亂的一句話，便得了。紅梅不住價的點頭說：「到底還是劍華姐有見地呢，好罷，我決依照你的話了。」劍華立即命廚丁去揀她倆歡喜吃的小菜，辦上幾隻來。她與紅梅約定，各人祇可以喝半斤牛莊高粱，喝完了不添，不用大杯，齊用小杯兒，在十二時一刻喝起，一面閑談着，劍華的計劃，如果實行了之後，各人應抱什麼宗旨去應付環境。劍華表示：「如果此計成功，那當然一勞永逸了，她是不能輕易放下現在對社會所負的責任，仍然要將這強民維持下去的，可是她爲了紀念雲閣起見，絕對不再去嫁人了。」紅梅的意思呢，在老雜種丟了性命之後，她自家如果是落到了嫌疑的話，那不消說，祇有預備死了。如果事實不是如此發展的，幸而她立能跳出是非圈子，那麼，她便預備無條件的離開了張家，另謀生路，以圖自立。她突然想到一件事了，她默然的對劍華說：「華姐，你要知道，今天我倆一杯相對，暢敘一切，如果深切的一想，則一回的小飲，也可以說是與你永別的錢行筵，但上帝倘能維護公理與正義的話，那就該助我澈底成功，則今天的小飲又成了。你我將來永久共同新建生活的開始慶祝筵，不過凡事我不主張過於樂觀的。我只朝走不通的那一條路上想，假使我的計劃在實行後，不得成功，或者成功後我逃不了嫌疑而丟掉生命時，別的都沒有什麼好牽掛，只有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我的老父，已經成一個無兒女家室的苦人了，此後的一切都要你爲我照應照應，第二件便是雲哥的尸身，不知道究竟在那兒，祇好託你代爲留心了。一尋到即妥爲安葬，則愚妹雖在九泉亦當瞑目了。」劍華忙道：「不要儘說敗興的話，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情嗎？還用你拜託麼？」伯父我已勸他在下一個月搬到法租界來住，離開我們這裏不遠，有一個逸遠里，我已看好

了房子，方才我已經打過電話到鴻福里去，他老人家或者停一會子就要來了。紅梅不住的點頭感謝道：姐什麼地方都給我照顧到了，我真感激得說不出什麼話來，在她倆的酒喝了一半時，喬老頭兒果然趕來了，見了他的女兒，勉強的裝出笑容來說：紅兒你好……他的聲音有些嘶啞，眼眶中不禁含着了淚水，差一些直滾下來，這也難怪，相依爲命的一個愛女，忽然的被鈔票的分量抓去了，他怎麼不傷心呢？而且又聽得劍華告訴他雲閣的惡耗，以及女兒被軟囚到老公館裏去的種種不幸消息，已經使他後悔不迭了。他悔恨自己見錢眼開，然而那時如不將這筆錢收下來，自然不能夠將女兒拉下來的。人類中的惡魔已經瞧中了他的女兒，還有什麼可說呢。紅梅忙起身道：爸爸，你沒有吃飯呢，老喬依然勉強笑道：我，我吃過了。劍華馬上就拉一張椅子在上首請老喬坐下來。她忙道：伯伯到我這裏來，最好是不要客氣的好，梅妹與我，無殊同胞，姐妹一樣的要好，她說着去添了一雙筷子，一隻酒杯來，她對她笑道：這一來就不得不破例去添一點酒來了，好者是添與老伯伯的你，我却不能夠再喝了。她叫一個僕人到廚房去，又添一瓶五茄皮來，到了一玻璃杯，請老喬坐下喝酒了。老喬推辭不及，只好坐下來，一面喝酒，一面却竭力的安慰着女兒，叫她千萬不要再悲苦了，因爲憂能傷人，何況人死不得復生，這也是命裏註定，姓張的是雲閣的生死冤家，算了罷，冤家宜解不宜結，一個弱女子縱有爲姓凌的報仇心願，可是事實又如何可以辦得到呢？紅梅且勉作笑容，向老父說：父親，你老人家最好早一些兒搬到法租界來住罷，你靠着劍華姐這兒住着，我便放心多了。我此次出來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爭吵了一場才得如願，以後去何時再得見你老人家，誰也不能料定，她說着，眼眶一紅，幾乎又要落下淚來。劍華當即止住她道：你又來了，一個女孩子家年紀輕輕的，動不動便要說斷頭話，

令人敗興極了，父女們難得聚首一次，爲兒女的應該怎樣的設法，使老人家快活歡喜才對，紅梅聽了覺得她的話一點兒也不差，便是現在，幹這一種勾當，表面上看來，似乎冒險，但是細忖內容，絕不如何靠不住的。儘有脫身的理由，她想到這裏，不禁放心不少，振作精神，將自家在張家的享受的豪華起居如何舒適爽快，仔細的對老父說了，關於精神方面的痛苦，却略過了，一字也不提起，這樣且說且飲，直到下午三時許才用了一點飯，讓僕役將碗箸收去，不多一會，小黃太太的電話來了，要紅梅自家接聽，她說：……你這一會還不預備回來，不要給老爺知道了，下一次再想出去，可就要討厭了。我希望立刻就回來，快些回來，至多再停一小時，他便要回來了。紅梅答應了，將電話掛上了，劍華便將自家的保險箱打開了，在裏面取出了一個小紙包兒，悄悄交與紅梅道：我希望鎮靜從事，則事無不成的道理，你儘管放手去做，胆欲大而心欲細，珍重珍重。紅梅硬着心腸與父親告別了，在汽車邊與劍華緊握着手，半晌說不出話來，還是劍華努力壓制着自己的情感，對他說：梅妹，我們在五天後再見罷。

第三章 科學殺人雙美定局

希望你將一幅畫，畫好了就打電話告訴我，紅梅會意，忙道：知道了，我回去就選配起顏色來，何時畫好，便在今時通知你，好不好？劍華點頭道：再會罷，祝你工作成功，前途無量。紅梅上了汽車，開到張老公館來，小黃太太早就等在前面的陽台上了，見她兩頰紅暈，霞飛粉臉，知道她一定是喝過酒了，當即下來，對她笑道：梅妹，我又要怪你了，在我們這兒，無論是誰，吐喝酒，你總是推辭得乾乾淨淨的，你怎麼一到了外邊就肯喝

酒呢，敢是我們這兒沒有你合心合意的人麼，紅梅勉強笑道：太太不要錯怪了我，這幾天我所受的刺激，實在是太大了，不說別的，單講我的恩公，遭了這樣的下場，我的心頭，就如刀刺的一般。實在沒有辦法推開了，種種的愁悶，所以我才接受兩個姐們的勸告，決定尋找我一點刺激，以圖將擁集在心頭上的悲哀，推了開去，可是這不行，怪不得古人都說借酒澆愁，愁更愁，我也是犯了這個毛病，喝幾杯下肚，一點也感不到痛快，反而覺得非常的不舒服呢。紅梅向小黃太太低聲問道：廳長回來了嗎？小黃搖頭道：今天碰得巧，有一個新從北京來的朋友，在一品香請客，否則他早就回來了。紅梅將大姆指與小姆指伸開，放到小口邊做了一個姿勢，低聲道：那麼這個玩兒，怎麼辦，小黃太太笑道：你真太健忘了，一品香你不是會住過一夜的嗎？怎的，難道你沒有看到那面，也有傢什麼？紅梅頓足道：我近來真是像癡子瘋子一般的了。什麼事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她說罷，隨着小黃太太走在她的房間裏，小黃笑道：你今天到的那個強民醫院，院長是不是姓韋的女士？紅梅點頭道：太太怎樣知道的？她笑道：不但曉得這一點呢，我並且知道你是她的替死鬼呢，我們老不死的眼光，本來是落在她的頭上，並且已經使用手法，將她逼到廳長室中去，約章壓迫她，強認了，任他擺佈，將她的父親與這冤鬼姓凌的一齊釋放了。可是不巧得很，她忽然生了一種急病，暫時從老不死的手掌逃回去治病。在老渾蛋去探病的當兒，不期而然又瞧中了你，你上一次告訴我，已將這一段完全略去，祇說自家願意來為恩公贖罪，這交易是拿你的貞操來換姓凌性命。其實老不死的一舉一動，不出兩小時，我就知悉的了。紅梅點頭道：是的，正是這樣，我所以不願意多說者，生怕再引出事端來。小黃太太道：那位姓韋的女士，毛病怎樣了？痊愈了麼？紅梅搖頭道：沒有，沒有人已瘦怕的，不成樣子了，可是……小黃笑道：得啦！你不用

再瞞我了。我是早就知道她的毛病已經痊愈了她生怕老不死要去算舊賬，不得不說沒有好的了。紅梅道：真個沒有好呢。她笑道：你不要幫着她撒謊了誰和你說的沒有好，今天陪你喝酒的，難道還有第二個人麼？紅梅暗想此刻必須力白無此事實，以防他日的關係牽連才對。她正色說：陪我喝酒的是我的父親，小黃忙道：你又來啦，方才在汽車上下時不是說一個女朋友和你喝的嗎，現在怎麼又變卦呢？紅梅急得非常道：我所說的女友，絕不是她，乃是另一個姓魏的同志。她笑說：得啦，是不是，她也沒有什麼關係，你何苦來的，定要賴得精光，幹什麼呢，她說着叫了頭去泡了一壺好茶來，與紅梅對面坐下來，她正色的向紅梅說：梅妹，你下一次得看機會，再去瞧你的女友，你正不妨告訴她罷，便道：我說的，叫她放下一百二十個心，老不死絕對不會與她來重算舊賬了，不但是她無論是那一個女子，他如果不識相，還要拖死貓死狗也似的拖進去來。那我可要對不起他了。他祇有一條性命，老實說，我也祇有一條性命，我是絕對不容許他再在外邊如此的瞎鬧了。紅梅極口稱贊道：可不是嗎？這種事情，也只有太太才有威力壓迫得住他，別的任何人都沒有用處的。小黃最歡喜人給她戴高帽，紅梅已經摸到了她的脾氣了，無論何事，一談起來，終是全力的捧她，險一些兒將她捧上了九霄雲，她竟也恬不為怪，將紅梅引為知己了。她留着紅梅在她的房中，一同進了晚餐，紅梅便託着疲倦回到自家的房中去，將房門關上了，隨後又將司必靈鎖上了，然後回到窗前將窗帘放了下來，一個人悄悄的在衣袋中將那一小包藥粉取了出來，然後又將老傢伙放在她房中的一只金質香烟盒子取了出來，先將香烟取出來，用一根烟籤子先將捲烟的烟絲掏出一半來，然後將藥粉用小指甲挑了兩小撮進去，然後再將香烟裝了起來，放到檯面上輕輕的碰了一陣子，將烟絲碰撞得平了紙套的口，一些兒皺紋

也沒有，十枝香烟完全這樣的做法，可巧將一包藥粉完全用完了，紅梅不禁對那烟盒兒發出一個興奮的微笑，她低聲說，在明天的下午五時許，這個害民賊老殺坯可要將一條性命送在這一枝……任何一枝香烟上了，到那時，我必然會聽他那拖油瓶的女兒兼太太的驚駭呼聲，接着我可以看到這個醒齷害民賊的臨死模樣了，眼睛朝上白翻着，面色準是鐵青的難看，口中涎沫流了出來，雙足一挺，他媽的就此斷了他的。一生啦。可不是麼，這害民賊應該如此死法，不這樣的死，那簡直沒有天理啦！這或者是上帝假手於我來懲治這個害賊罷。雲哥，你的英靈不遠，就該在陰間來保佑妹妹順利的爲你報仇啊！可憐她一提到了雲閣，立刻嗚咽起來了，伏在梳裝台上哭了好半天，疲倦極了。這才起身將烟盒子塞到枕頭下邊去，和衣往床上。一到，呼呼的熟睡了，待她一覺醒來，天色已經大亮了，秋雨下了一天一夜，仍然未曾停止，不過風勢漸息了，她因爲心中有事，一起身精神便異常的興奮，她竭力遏止着內心的衝動，默然的等候早點來早茶來，以及吃午飯了，下午一時了，二時了，二時半了，她帶了烟盒子悄悄的溜到了靠着後花園的小黃太太臥房來，真是天緣巧合，到了她房中，小黃却到汪太太的房中去又麻雀了，一個人也沒有，她迅速的在抽斗中將一只金烟盒子拿了出來，將自家做好了的那十枝特別香烟齊齊整整的裝到裏面去，悄悄又攜了一隻空烟盒子回到自家的房中來，猛的想起如果老傢伙今天回來一逕到自己的房中來抽烟，不是又要相攔了一天時。閒麼。他於是決定就將房門倒鎖起來，趕到小黃等又麻雀的地方來了，小黃忙叫她坐在自家的身邊，給她做參謀長，她拉了一張凳子過來，紅梅坐下了，小黃坐便對她笑問道：怎麼樣你瞧我的手法如何，你一定要比我高明得多了。紅梅忙道：我也不會又，還是去年才動手學的，資格嫩得像豆腐一樣呢。此刻三輪一贏，汪

王以及一個李局長夫人都輸，只有小黃一個子大勝，面前的碼子堆滿了，算一算，差不多已經贏進了五百多元了。她雖然坐在局邊相牌，可是心中却像滾水那樣的沸熱，偷偷留心着壁上掛的新時計，三點過去四點又敲了，時間越是迫近了，她的心中越是跳的厲害，終於在十時半之後，一個小丫頭進來向小黃說：太太老爺回來了，請你去呢。小黃忙道兩三副牌，馬上便收場子了，但是她的母親却催她速去罷，不要再惹他發脾氣，他一到家便要來不及的抽烟了，牌讓梅妹代罷，小黃咕着小嘴，沒好氣的去了。紅梅巴不得這麼一來，她更不推諉的坐上去給小黃代局了，但是心中兀自忐忑不甯，手中抓到了幾張什麼牌，自家也不知道呢，三副祇帶了一副，不料方才那個小丫頭又來了，向她道：老爺請喬太太去說話，紅梅一陣心跳，了不得，幾乎跳出了腔子，暗忖道：不要發生什麼花樣嗎，我想是不會的罷。她只得將手中的牌放下來，請小黃的母親來暫時的替代她，又幾副，她在此刻，最不願意到老甲魚的房中去。一則是弄得不得巧，自家要弄出嫌疑來，再則生平沒有看見過阿誰送命，又何況是中毒，送命這個景象，一定是非常的難看了，可是又不能夠不去的，她只好硬着頭皮，趕到了小黃太太的臥室中來。這時老甲魚並不在房中，到外邊一間去打電話了，不一會走了進來，身上穿了一套淡灰色方格了哈喊呢的秋季新式西裝，還是昨天晚上新做好送來的，在紅梅的目光中無異已成了一套送死的壽衣了。她留神看烟榻上的一切東西，却沒有看到她暗中易來的那一隻金質的烟盒子，她有些懷疑了，爲什麼不拿出來呢，敢是在老甲魚的衣袋中嗎，她偶一回首，只有那一隻烟盒兒，光芒四射的安放在到一張茶几的上面，她於是放心了，暗道：無論如何這老甲魚是免不了丟去性命的了，如此不但本人好出了一口怨氣，便是死在九泉之下的凌雲閣也好含笑瞑目了。她想到這裏，不由的精

神振奮起來了，她在小黃太太的足邊一張凳子上坐了下來，小黃向她笑道：給我代局只怕連一副牌還沒有又的好呢，不知道廳長又有什麼攪七拈三的事情叫你來……張大吼鐵板着面孔走進了房中，隨手將茶几上的一隻金烟盒子撈到手，去放在烟盤的旁邊，紅梅不敢瞧着那烟盒子，一顆心，祇是砰砰的跳個不休，暗想，但願在談話之後，他再吸烟，自家可以很快的離開這裏了，她禁不住向他勉強現了一個笑容，然後問道：廳長叫我來有什麼事情吩咐麼？張大吼，翻起了大眼對她望了一下，立即使她打了寒噤兒，低下頭來……大吼冷笑一聲道：喬小姐！她一聽到這種不自然的客套稱呼，越發感到十二分不安的，他接着又自深長的嘆了一口氣，我真想不明白，爲什麼要如此……紅梅更是驚疑得差一些兒要暈倒了，她暗想：敢是那事已經洩露了麼？我想絕對不會吧？……她像一個待宰的羔羊般地坐在椅子上，靜靜的等他再說下去。

第四章 一髮千鈞惡人天助

老甲魚忽然地停止了說話，伸手去摸烟盤邊的金質盒子，在此時她的一顆心幾乎要從腔子跳了出來，遏止不得的震動，險一些要使她失了常態，總算她努力鎮定了自家的智理，釘着他望，他可開口說了。可不是麼，小姐，我要問你，你倒底還是真心嫁我，還是假意來騙我呢？她聽得更加恐慌得一時竟不知用什麼話來答他才適當，半晌才道：廳長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是聽不明白啊。老甲魚已將那一隻烟盒摸到手中，正要開盒取烟的當兒，忽然又向她笑道：喬女士，我要請問你，你到我的家中來，我與我們小黃太太以及

各位太太，有誰得罪過你麼？她忙搖頭說：沒有，沒有，一些也沒有。他冷笑一聲道：既然如此一點也不會待錯了你，那你又爲什麼依然要立志決心要爲凌某報仇呢？她嚇得幾乎叫了出來，立即反詰道：這是什麼話，是誰告訴你的？老甲魚摸一摸八字鬍子，不慌不忙的說道：你還要賴嗎？依我說還是你自己說出來的好，老實對你說罷，如果我沒有聽到人家來告訴我，那我還會好端端的可不發瘋就來冤屈了你麼？老甲魚說着，又在衣袋中摸索了一陣子，又摸出一隻金質鏤花的火柴盒兒來，慢吞吞的打開了捲烟盒兒，在盒子裏取出了一枝三炮台香烟，正是她動過手的十枝中的一枝，老甲魚拿起烟盒子來，將那一枝烟在烟盒的蓋的上面擊了好幾下子，又向她冷笑一聲道：怎麼啦，喬女士，你怎地一句話了，不說也不得過去的呀，你是個明白人，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在什麼不如意的地方，對不住，我是不歡喜留情面給任何一個人的，說不定我一陣火上來……他忽然將烟和烟盒兒放了下來道：我人認得你，可是這東西却認不得你呢，他竟在褲子的下面摸出一枝手槍來對準了她的上半身說：你快些說出來，老實承認了。我倒可以原諒你的苦衷，不來和你爲難，如果你一定要抵賴，那可就不要怪我的手槍無睛了。紅梅本來希望和他對了面談上幾句便走，以免瞧到他那種惡行怪象的死狀，可是現在呢，倒又希望他早點將烟點着了呼上一口，回到老家去可免眼前的危險了，絕對是不能夠承認的，因爲他一定是在用嚇詐的手段來嚇詐自家啊，她勉強的鎮定說：廳長我可以上表天日，絕沒有生過什麼報復的念頭，如果你以後去只要查出一點證據來，那麼，不要說來槍斃了我，便是殺頭也是願意的，不過廳長總不能以莫須有三個字妄入人罪，張大吼重又將那一枝香烟捲兒拿起來夾到了食中二指的夾縫中，回頭又朝小黃太太笑問道：你瞧她是

一個好人還是一個壞人呢，他一面說，一面將手中的鎗揮舞着。小黃太太皺眉說：好啦，你且將那一枝短命鎗給我放了下去，惡形古怪的頂瞧不順眼，他依然揮舞着鎗說好啦，你們女人總是幫助女人的，不要你再說下去了，我今天聽到一個消息對我非常的不利，說不定，喬女士一定要爲她已死的恩公報仇呢。可是我今天不將她打死了，她必然在以後去要來害我了，爲了保全我個人的生命起見，我一定要她的性命了，他重又提起了右手，作欲要開鎗的樣子，紅梅已經橫下了心，她已想到，便是自家送了性命，老實說料想他的，一條性命，也是送在一枝捲烟上的，那金烟盒中那不啻已經換好了十粒達姆達姆彈了，她起身高聲說：聽長，既然不相信我的話，我當然也不敢勉強你了。隨你的便罷，要我死，還是早一些兒開鎗將我打死了，我倒非常的感謝你呢。小黃太太到這時候，不得不開口了，她是同情於紅梅的，立即說好了，我的老太爺，不要拿她取笑了，一個可憐的女子……大吼將怪眼睜圓，呸的一口道：不要你多管閒賬，你知道些什麼，婦人之仁實足以養奸，可不是麼，喬女士，現在我要問你，到底是誰教你來行刺我的，還是單獨爲了報復姓凌的仇恨，快些說，如果過了五分鐘，對不起，只消我的食指一鉤，便送你到閻羅王家去吃夜飯了，你說罷，趕快的。他將手鎗移到左手，鎗口依然對準了她的胸口，一面伸手將那一枝香烟從盒蓋上拿了起來，御到口中了，紅梅在初來時，只希望香烟越慢吸越好，可是現在呢，却可望他越快吸越好了，於是她爲了這五分鐘限定的時間所窘了，急切更想不出什麼適當的回答，只得咬牙許：廳長請即開鎗打死我罷，我實在沒有害你的意思呀，更談不到有誰在暗地鼓動我，我的心，惟天可表。廳長如果一意要聽信外來的浮言，那麼，我便是生出十張嘴來也是辯白不了的啊，小黃太太將一筒裝好的烟拔去，重新又裝了一筒道：好了，她既然如此說，想來

未必有什麼花樣罷，吸煙了，不要多討氣惱啦，大吼便將金質火柴盒兒拿了起來，擦的一聲，忽又想起什麼來了，哈哈笑道：這或者我是錯疑了你啦，因為在近一星期中，你對我在種種的小地方，我看出來，你却不是那一種潑悍害人的婦人，一根自來火點完了，忙拋去，又拿一根劃着了，點到香煙的一頭，狂吸一口下肚，猛見他兩眼發白，雙手一揸，手鎗與煙齊落到了床上，怪叫一聲，向後倒去。駭得小黃太太霍的坐起來，連忙推扳他的左臂，高聲叫道：廳長……你……怎麼樣，覺到那兒難過呢，快些說啊！可是他兀自張大了嘴，一聲也不響，此刻樓下的總帳房和兩名衛隊，另有一個李小吟秘書長一齊奔到樓上，忙問何事，小黃與紅梅爭先恐後的告訴他們，李小吟立即說，不對，廳長定是中毒了，忙且去將王拔谷博士請到樓上來一診視，就知道。原來這一個王拔谷醫師，是大吼家常年醫藥顧問，一到樓上，便大嚷道：這是中毒，並且中了很深的化學藥粉的毒啦，對不起人是沒有什麼救應了，小黃先自大哭起來。紅梅爲了避免別人啓疑起見，倒也不能不裝裝自家的門面，也自跟着假哭起來，王博士道：廳長到這兒來，曾經吃過什麼東西沒有嗎？小黃太太拭淚道：沒有啊。王博士道：不一定是點心飯菜，便是飲一口茶，吸半枝煙也和算吃東西啊，小黃突然想起來了，立即指着那一枝香煙道：他方才祇吸了一口香煙，便不知怎的便會倒下來了。王博士立即將這枝已經吸過的煙捲兒用煙籤子挑開來一望，頓足說：果不出我的所料，這是多麼殘忍的謀殺啊，夫人，你與王姨太二人是這命案中嫌疑最大的人，你可直接告訴我罷，你認爲這種藥粉是能夠放到煙捲中來謀害廳長呢？小黃倒是一個直心的女人，連忙搖首說：這我可不能亂說，人命關天，但是我祇能知道我自己並沒有做出這件事來，其他我都不管，王博士雙老鷹也似餓眼釘了個紅梅道：五姨太還有什麼話說麼？不是她便是你。

兩人必有一人。紅梅跳起來叫道：這是什麼話，我要請王先生負責說話，你如果疑心是我的話，那麼，我要請你，立刻提出證據來，絕不能夠信口的妄入人罪。王博士正待答話，忽聽得紅木大櫥叮噠一響，便見衣櫥門開了，由裏面走出一個人來，你道是誰，却原來是韋劍華口中的翻火板小姐潘金蓮。竟在眼前出現了，這不由紅梅不倒抽一口冷氣，暗自說，這個騷貨，忽然到這裏來，不消說，我的祕密準要由她拆穿無疑了。但見她走到了紅梅的面前，躬身笑道：喬小姐的大仇已報，大功告成，真是可喜可賀之事啊，紅梅聽得恨不得立即一口咬下她的肉來，她再也想不到這個潘金蓮會在這兒出現，尤其是在大衣櫥中出現了。她笑吟吟的說：喬小姐你還是爽快一些招認罷，你與韋院長劍華女士似乎設計得十分的週密想不到隔垣還有耳窗外豈無人，因為張廳長和我有親戚的關係我不能不趕來告密了，這種化學配合的殺人氣氛，也太厲害了，你瞧瞧長祇吸了一口，就丟掉性命啦。紅梅面色慘白，不暇計及其他，跳起身來，向外奔去，給潘金蓮橫身攔住，道：那裏去，說時遲那時快，紅梅立即一張粉臂，將她一把緊緊的抱住，一張小口，恨命的在潘金蓮的右頰上咬了一口，沒齒入肉，潘金蓮慘號一聲，瞥見已經死去的張大吼猛的跳下床，奮力想拉紅梅那裏，他立刻喚來兩個衛兵，將紅梅死力拉開，只見她一口的鮮血，直流到一件淡青色自由布的旗袍上面，染了一攤紅，那個前來告密的潘金蓮，雙手捧着右頰，像殺豬也似的狂叫不已，一塊肉已被咬得倒掛下來了。鮮血流到頭頂裏，大吼怒極，一面先命人將紅梅上了手拷子，大吼又命人將潘女士抬到隔壁大炕上打電話到醫院中去，將她飛送去治療了。大吼對她冷笑一聲道，雖然我下令將那個姓凌的鎗決了，但是歸根結底依然是爲了愛你呀，我待你父女倆有什麼地方不到你可以對我說罷，爲什麼要這樣的設法害我呢？你說罷，這

麼一來，不但你自家活的不耐煩了，老實不客氣的，連你的老子我也要請他與你一同到陰間裏去尋你的意中人，紅梅一聽到要對待她的父親立刻渾身打戰，很可憐自動的跪下來，向他哀告道：廳長我該死，請你凌遲碎割，或者絞死了我罷，我是情願的，只求你不要為難我那可憐的老父，他是沒有罪的，其實他根本就不知道這一回事情的，廳長萬代高升，我來世變了驢馬要來報答大恩的。張大吼那裏會聽她的哀告，竟即下了兩道密令，一道是命人去拘捕喬老頭兒與韋劍華，第二個命令是先將她押到女看守所中去等候同謀的喬老兒與韋劍華一同捕來再予鎗決，四名衛隊，不由分說，將她拖了便走，這一幕活劇，瞧在小黃太太的眼睛裏，實在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呢，可不是麼？她皺緊了眉頭向張大吼問道：倒底是什麼一回事呢，可能先告訴我聽聽嗎？張大吼在煙榻上躺了下來，向她笑道：太太我說你是一個毫無用處的呆子，就連好人壞人也分不清楚呢，說他作甚，她自從聞得凌某不在人世之後，已經隱埋了刺害我的決心，我是一個什麼人，焉有不知之理，可是我祇在暗中提防着她，又不好對你說明，因為你這女人一句話肚皮中藏不了的，不要鬧得使她知道我在防範她，那可要討厭了，因此我一直不宣佈給你，也是我命不該絕，今天的早晨，姓潘的女士就到我的廳中來告密了，下午我趁你又麻雀的當兒，便命潘女士藏在衣櫥中等她，將烟盒換去，便很快的將有毒粉的十枝完全拿出來，換了十枝好的進去，待我假裝了死去後本來要叫潘女士逼她承認事實，待她招認了我再像魔術家也似的跳了起來給她一場空歡喜，那裏知道這女人失心瘋了，竟抱住了潘女士一陣的狂咬。

第五章 春光泄漏計成畫餅

這叫我不跳起來營救潘女士了，小黃太太道：照如此說來那一個姓韋的女子一定同謀的了，大吶道：那還待說麼，便不是同謀，我既然槍決了姓喬的，料想那個姓韋的女子一定不肯罷休，必然設法來謀害我的，聽說她與她是非常要好的生死之交呢。小黃點頭道：怪不得你要去拿她，如此一來，斬草除根，永絕後患了。大吶將烟槍攬到手，呼呼呼吸了起來。一會子他的衛隊長有電話回來報告了，喬老頭兒與姓韋的女子，不知怎麼會知道要來捕捉她倆的，先半小時已經出去了，並且攜了旅行的皮箱，瞧樣子只怕是要開碼頭到別處去了。廳長非常的奇怪道：怎麼一回事啊，他們倆怎會知道的呢。小黃太太却說道：好了，這一定是有人放了風了，否則怎麼會逃走呢。大吶且不答話，將一筒烟呼了，下肚，回頭對一個衛隊說：你們且給我打一個電話到偵緝大隊去，叫他們將車站輪船上多派些便衣偵探去守候着，如達到了他倆，立即拿下了，兩個衛兵很快的去打電話了，小黃朝潘金蓮望了一眼，只見她穿了一件玫瑰紅的喬其閃光綢的新式旗袍，頭髮已經剪去，穿一雙時髦的半高跟皮鞋，臉龐兒長圓形，一雙攝人魂魄的眸子水汪汪的，又加睫毛生得相當的長，越顯得風騷浪漫的樣子，小黃不由的起了一種不愉快的感想，她暗忖如今去了一個喬紅梅，添來一個潘金蓮，兩兩相比，顯見得是與我有害而無益，紅梅這個女子怪可人憐的，她縱然下了這種毒手，但是以天理人情來衡量起來，則我敢說她依然不失為一個有義氣，有胆識的好女子呢？可不是麼，如今突然的來了一個怪模妖樣的東西，太也使人瞧不順眼了。我決計不要再像前幾次姑容老甲魚了，將這個騷

貨收進來，那麼不上一個月，我也要拱手來稱她王了，說不定這個騷官已經與老甲魚有了什麼關係了，否則，決不會如此的親熱的相熟咧。她越看越不順眼，禁不住的向她問道：紅梅與姓韋的要害我們廳長，不知女士倒底會如何知道的。潘金蓮却笑嘻嘻的說：昨天她忽然乘着車子回到院中去，院長韋女士本來是忙碌不堪的人，見她一到，立刻將事務交給別人去代做，她却將喬女士叫到她的臥室中去，喊喊喳喳的，不知道談議些什麼事。可是我因為有事入房，她倆立刻就打斷了話頭啦，彼此默然他顧，我就疑心到好事不瞞人，瞞人沒有好事，於是我就在房外留着側耳細聽，祇聞得韋劍華低聲說：祇要將這藥粉裝入香烟捲中去，只要他吸了一口，便請他到老家去了。我才知道她倆的玩兒，昨晚我已在電話中告知廳長，不瞞太太說：我的父親隨廳長已有十多年了，不知道受了他老人家多少照應，人應該有良心，我已經知道這樣一件事，還能夠悶聲大吉，眼望着她來害廳長而不聞不問麼？除非我是失瘋了，那我必然是熬不住要來報告的。廳長連連的點頭笑道：這實在是一件頂大的功勞，我總設法酬謝你的，你現在也不必再到那個醫院去了，我會查一查各科中如果缺少辦事人員，你倒爽快的到我廳中去幹事罷。小黃朝他上下死勁釘了一眼，然後冷冷的說：我從來沒有聞到一個堂堂的警察廳，竟用起女人做事情了。張大吼笑道：夫人，你這就不開通了，老實說現在百事從新不從古了。你只要出去打聽一下子罷，不要說我這個小小的警察廳，便是省政府和中央政府與各部會的大機關那一處沒有女子的位置。現在是男女平權，而且一般頭腦新穎的人物大家都高嚷着提高女權，獨有你倒在開起倒車來了。小黃冷笑道：好算我思想陳舊不合新時事新潮流了，但我要請問了，你預備叫她去做什麼工作呢？老張哈哈大笑道：夫人，廳中上上下下，一共上千人，文的也有，武

的也有。難道反而沒有她的位置麼？我預備將她分派到文書科去給我管理檔案，這不過是我有心提攜她一把，叫她多賺一些錢，你不知道，潘小姐的家境很不富裕呢，小黃正要拿她的衣裝華麗來反駁一陣子，可是後來一想，倒底不在時候，只得笑道：你既然是如此的說，那麼，還不如爽爽快快地送一票錢鈔給她的父母，她的年紀還輕，叫她去讀書是正經呢？張大吼在小黃的面前，祇有想出理由來和她辯白，他說：此番的事變，摸摸良心說一句公道話，沒有潘金蓮，他自家却要成了屈死鬼的武大郎了。可不是麼？他一定要酬恩報德啦。小黃也知道在面上反對，實在是會發生什麼效力的，當時也就不做聲了，可是因此却激起了她的一種良知來了，她對於喬紅梅也可以算非常有緣的了，她在平時無論何人，尤其是大吼的愛寵們，沒一個不受她的活罪，獨有對於紅梅却是例外，她心中憤憤不平，她知道喬紅梅這一條性命，是成了瓦霜風燭，不出數小時之後，就要燬滅了。她想到紅梅對她一番婉順尊敬的舉動，越發激起她的天良來，她躺在枕頭，突然坐起來，跛着拖鞋下床，很快的下樓去了，大吼巴不得她走開呢，聽得足聲已遠了，立刻起來向潘小姐一招手，她走過來，冷不防像餓虎撲食的一般，將她往懷中一抱，嘖的一聲，她趕緊將粉龐轉過去，低聲說：聽長請放得尊重一點，不要給太太瞧了，又要惹出許多的話來說，說不定我要給她趕出門去呢，快放手，快放手，請勿害我。大吼笑道：她又麻雀了，不會來的，你且在對面躺下來，我來裝一筒給你耍子，我還有要緊的心事，話要對你談呢，你真是一個可人意兒的姑娘，上次一見你，我就一直牽記到心中，也是天從人願，你竟成了我的救命恩人了，你的老人家告訴我，他說你直到現在還沒有婆家呢，對不對？快躺下來呀！咦！怎麼啦？哭什麼？敢是怪我唐突你麼？我是愛惜你歡喜你呀，潘小姐也不回答，一扭柳腰到對面床邊，坐下了，張大吼

又忙問道：姑娘你爽快的告訴我，有什麼不開心，她拭去了眼角邊的淚珠兒，哽咽道：廳長太也不將我們當着人待了。她這句話越發使大吼着了忙了，忙道：這又來了，我何曾將你不當人看待呢？她一披小嘴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如果真個將我們當着人來看待的話，也不該如此對我侮辱了，我又不是任何人調戲的賣笑的妓女，不得我的同意，忽然這樣下流舉動來待我，還說愛惜我歡喜我，真是從何說起的，笑話，笑話，張大吼倒給她這一來弄得怔住了，立刻便將笑臉放下來說，知道了，怪我不好，以後不再這樣的冒失，無論什麼事，祇要先徵求你的同意，然後再付諸實施就得了，比方說，我要和你接一次吻，你不答應，那我就絕對不像方才那樣的強迫你，總要等到你開心了答應我了，那我再奉令進行，那便理直氣壯了，潘小姐總不能再指出來侮辱你了。潘金蓮見他點頭晃腦的那一付極相不由的噗哧一聲笑了。大吼忙道：停一會你且回去，明天午後到廳中去好說話，潘金蓮冷笑一聲道：不要說話不說話，你的心事我完全猜得着，你可不將屁股後面摸一摸，就想坐太師椅子了，更不想得到有一根鐵刺要……大吼忙道：那個請你放心，我只要決意幹一件事，誰都阻止不了的，你儘可以放心罷。說到這裏一陣登登登的樓梯上的足聲，立刻將他倆的話頭打斷了，不多時，小黃太太板着面孔進來了，大吼道：是不是去算麻雀賬的爲什麼不又就來，她朝大吼釘了一眼，又朝潘金蓮望了一眼，冷笑道：好啦，不要多說混話了，老實說，我便要又麻雀也不願趕在這個時候又呢，你可知道嗎？我生平就歡喜做不知趣的事，潘金蓮聽得粉面抹上了一陣霞光，立起來說：廳長現在可沒有什麼事情了，我要回去了。明天審問此案時，要我到庭作證，請預先關照我一聲，我自會來的，大吼忙起身說：潘小姐我不知道怎樣的來謝你好哩，小黃接口道：好罷，不要多客氣了。一個廳長要致謝人，還不是

極便當的事麼，你要怎樣謝便怎麼樣啦，難道還怕潘小姐拒絕麼，潘金蓮一努小嘴，一聲不響的跨出房門，口中還在嘖哩咕嚕的，小黃也不去理她。大吼在却下床將她送到了大門外，才又回來，他向小黃笑道：我的好太太將度量得放大一點罷，人家總算救了我一條性命了。小黃啞的一口說：什麼度量大不大，難道說留她下來陪着你過夜，就算度量大了不會虧你這一張老臉……我可知照你，你得自己也好去算一算生辰八字了，今年的貴庚幾何了？還要犯幾次天狗星？還要討幾個白虎精入門？你最好不要自討苦吃了，自此以後，我勸你還是收收心罷，不要再鬧出笑話來，笑了人家的牙齒了，很好的女子，沒有福氣享受，一定要逼得人家走了犯罪的途道，你的罪過真是擻髮難數了。大吼奇異起來了，連忙向她問道：太太，你是不是說那個喬家女子，小黃鼻子裏哼了一聲，大吼氣得幾乎真要大吼起來了，他忙道：依照你如此的說來，倒是我被害的人不是了，可不是嗎？小黃笑道：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是說那喬小姐，可以說是一位天下難得好人，她能夠拚着性命不要而爲冤死的恩友報復，越可以見到她是一個古道熱腸的人兒了，你倒沒有本領收復她，只知道將她置之於死地以圖泄氣，你可以說是一個天下第一愚笨的人了。大吼斜吊了眼睛問道：依你的主張便怎麼樣？小黃冷笑道：依我的主張麼，不獨不殺害她的生命，少作些罪孽，並且應該特別對她寬懷大量，不究既往，一個人的心究竟是肉做的，不是鐵打的，你曉得麼？你不要以爲現在她已成了你的勢不兩立的大仇人了，你只要對她分外的客氣一點兒，那麼她不獨不會第二次再來謀害你，而且在以後去她能夠爲恩友用的一番情義。

第六章 兔死狐悲巧言緩頰

也會轉用到你的身上的。張大吼大笑道：好太太你沒有喝酒罷，怎的說了這許多的夢話呢？小黃笑道：你道我說的夢話，我却說你做了一生一世的不醒大夢哩，不過信不信由你，說不說由我，還有一事我要警告，不要害人，你要知道凡是這一種烈性全義的女子，她的靈魂便是死去了也不會散失了的，你真夠將她置之於死地，那麼我敢斷得定他一定是不會放你過門的，我眼中已瞧見過兩個了。一個是山東陳局長打死了，一個寡婦鬧得家破人亡，白日鬧鬼，還有一個你更不是不知道的，那個湯大律師強迫蘇姓女子作妾，不從吊死了，不出一個月，先幻形出現將他的獨養子嚇死了，接着又將他的女人祟出病來，奄奄待斃。他本人兩次無端無故的去投浦自殺，不是他人救起，早已葬身魚腹了。直到現在，還沒有鬧得安靜呢，像喬紅梅這種專心一志的女子，我敢斷得定在死後要予你絕大的威脅呢。張大吼聽得不由的暗自打了一個寒噤，他實在沒有理由可以反駁她的話，因為她所說的一句也不假，皆是實在的事情呢。經小黃這一番連聲帶勸的話一說，確使戢住了不少的野心呢，他可是依然不肯承認小黃的勸告，強自笑道：虧你說得出，在這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你居然會這樣的迷信起來了，真是活見鬼了，小黃冷冷的笑道：信不信由你，我是無權來強迫你相信的，我是盡我應盡的責任，你一定要殺喬紅梅呢，那也祇好由你去殺了，大吼反問小黃道：如果不殺，你說又怎樣的發放她呢？總沒有不辦罪的理由罷，黃梅點頭說：一些也不差，當然不能不辦罪啊，不過你是一個挺聰明不過的人，爲何這一點兒也想不起來呢，你以爲殺了她就是最適當的泄憤辦

法麼？劣極了。一刀或一盒子槍，多麼爽快的！立即使她失去了知覺。一點也不覺得痛楚了，假使你不要置她於死地，將她辦一個終身監禁，這二十歲的姑娘，要坐監坐到了白髮老死，求死不得，這才是最泄氣最合理的處置呢。如此一來，她便是受不了監獄中的活罪去尋死了。則她的鬼魂就沒有理由可以再來尋你了，一舉兩得的方法不想，竟卑置她於死地，你可以算是一個大方的人了。大吼本來便是一個沒主見的人，給她這一勸，竟自答應了，他忽然想到已經吩咐手下，在夜間綁出去槍決的事來。忙對小黃說明了此事，小黃笑道：我是早就料到你必有這一齣了，如今果然不錯的上了我的逆料了，你只放心罷，他們不會為難她的了，更談不到鎗斃的話了。大吼又自十分的奇怪起來了，忙道：他們為你要違背我的命令呢？我想，不，她撲哧一笑道：我的好太爺，他們在為你造福啊！大吼搖頭表示不信道：好了，你不要騙我了，要得他們真個如此，那麼只有你個人的電話去才生效力呢，別一個，就是大總統，也不會如此服貼的。小黃笑道：依你說來，我竟比較大總統還要來得囉硬了，是不是？他也笑道：我的太太，你是我的直接上司，他們是我的直接下屬，他們有幾顆腦袋敢不來聽你的話呢？小黃伸手指擗老甲魚額角道：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老甲魚不要臉哩，虧你還說得出，你以為你的名氣好得不能再好了，你可提起了驢耳到廳中去聽聽罷，你的名氣，倒底好到什麼樣兒了。大吼笑道：別的我，不怕他們在說我，我祇怕一種諷刺，那就怕老婆的廳長大人。小黃切齒道：誰叫你怕的，以為你一個廳長之尊，只要鼻子裏哼一聲，馬上便能置人於死地，你何不拿這種手段來對待你的老婆呢？張大吼一雙手直搖的說，好太太，我不但不敢做，簡直連想也不敢想，我有胆子去掉別人的生殺之權，可是我却沒有胆氣和夫人多鬥一句嘴，不知怎的，我譬如是一條毒蛇，太太簡直是一塊明石雄黃，好太太

你要了解我，我實在不是怕你，實却是愛你愛得過頭了，便將你的脾氣越引越大，而我的威風却越弄越低了，我看見你一笑，那我至少要多喝三杯酒，多吃一碗飯，反之我如早看到你忽然的皺起眉頭來一哭，那我却要心如刀割，萬分的痛苦了，你就是我的長財星，你就是我的性命根，你……他說著一面伸長了頭頸將她的頭髮嗅了幾嗅，小黃伸手一推道：好啦，夠啦，這種印度迷湯還請向潘金蓮等一班賤貨去灌罷，來灌我，真是打錯了算盤啦。橫一個愛豎一個愛，我得問你，你究竟是在愛的是誰，大吼道：不是你還有誰呢，小黃一披嘴說：早就和你說過了，夠啦，你既然真心愛我，爲什麼左一個小右一個妾，討進來呢？你……張大吼笑道：這個，無非是討回來服事你啊，小黃不由的怒從心上起，惡回胆邊生，呸的一口說：臭屁少要放了，你既然如此的說，我總算領過你的感情了，明天我要將家裏三個小姨娘皆要放鳥般地的放到籠子外邊去了，將人家囚在這兒守活寡，人家皆是二十上下的年青女子，不罪過麼，張大吼却乘勢涎著臉笑道：好極了，我准於遵從你的主張，但我也有一個要求要請你予以允許呢，小黃冷冷的說：不要你開口說了，是不是放掉三個，再去弄一個進來，而且弄進來的不是別人，她正是搭救你性命的潘女士，金蓮是不是，大吼給她一語道破了心事，不禁打了一個哈哈道：我的好太太，你真個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你真是一個再要伶俐也沒有的人了，好太太你既然猜測到了，當然是可以原諒我的了，現在我更可以在實的對你說，從此以後，我決不再討第二個小進來，我還可以立一張筆據給你，以見我心的堅決，小黃冷笑一聲道：你如此說來，是非討不行的了，不過在此刻應該向你下一個忠告，信不信由你，我雖不會研究過麻衣神相，可是對於一班普通的人們，只要一見面便可以瞧得出是這人的忠奸善惡來了，可是另一方面，我更能夠得到每一個人的心情

良好惡劣來，這個潘金蓮與尋常的女人不同，因為她天生一副淫賤的樣子，一見她，我就料到是一個骨頭輕得沒有四兩重的女人了，你一定要將這種禍根娶入門，那也隨你的便。我是絕對不會來阻止你的，但是你總要當心了，白虎當頭坐，無災必有禍哩！你可不要到了走頭無路的當兒，再來表示後悔啊，張大吼立即對她說：這都是我願意娶她的，決不怪誰。只要太太寬懷大量，那便一好百好了。小黃冷笑道：關我的鳥事，你便是討上十七八個回來，也不與別人相干的，討罷，以後去我決不多說一句話了，隨你的尊意便了，不過我有一事須得預先知照你，這差不多也是老例兒了，你娶她儘管娶，却不准在外面租小房子，你如果犯了這種成規，那可不要怪我來丟你的臉了。張大吼笑道：這是好極了，不過我也有對面的要求，要請你接受，便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的虐待人家。小黃道：呸，放屁，我會虐待過誰來？如果真個虐待她們，現在倒不見得請你開籠放鳥啦，張大吼道：能夠說到做得到，那是最好沒有的了，只是恐怕你不能够辦到罷了。小黃冷笑道：倒不要愁我辦不到，祇看你這位新太太的行爲如何了？我的脾氣，你大概是知悉的了。能夠使我過得去的話，那我絕對是不願意爲人所難的了，她如果敢來老虎頭上拍蒼蠅，你那可不要怪我辣手脚的了。她又自談了許多的閒話，時候已經不早了，一同起來用了晚飯，然後再輪到床上來，小黃的心中忖度着，這老不死的壽命真算得長呢，如果一下子毒死了，自己倒有生路了，可不是麼，想不到不但毒不死，反而惹來了一個小淫婦，換去一個可憐的喬紅梅，以後去天下從此多事，是可以預卜的了，她一個人不住價在枕上，轉着念頭，這也難怪她對於大吼沒有好感，她現在的一步，完全是大吼逼迫她走這一條路呢，她何嘗不曉得內不討好於親戚宗族，外不見諒於朋友熟人，無論是誰說起來，總要怪她不好的，更何況這個老甲魚，老而淫

醜，棄舊戀新，貪殘陰險，毒辣卑賤，簡直數不起一件好處來，因此便令她漸漸的痛惡大吼，到極端程度了。她想到潘金蓮入門後，最好讓她去固寵恃驕，使老甲魚將全副力量集中她的身上，然後自家再設法脫離他的縛束，揀得一個可靠的人，一齊開碼頭到外埠去，以便過下半世的幸福日子。至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五時，大吼回來了，對小黃笑道：事情已很順利的成功了，不過你要諒解我，你時常多毛多病，瞧見我來留宿，你感到非常頭痛，我豈有不知之理，因此在喬家女子坐牢之後，我便急切的要重行尋一個替身來，我想就將紅梅的房間讓她，你道好麼？小黃樂得順水推舟的說道：好極了，幾時來呢？他呵呵的笑道：這又是一個老例兒，今夜先在一品香，然後再想出一個吉日回來，小黃笑道：我們也免不了要預備一點兒賀禮呢？大吼見小黃一些也不動氣，並且有開心的表示，當然是意想不到的了，他於是就湊趣說道：好了，大家忝在同行，而且經理都是我一人，自家可以省省了，不過我要問太太了，今天夜間的通行證能夠發下來給我呢？小黃立即冷下面孔來說：這又是奇怪極了，那一次我會阻止過你的，要你如此小心翼翼的來向我說這些混帳話。大吼忙道：好太太，這個又要請你原諒我一點了，因為過去的那幾次，皆是偷偷摸摸的沒有給你，知道，現在呢，却大明大白的當着你幹了，當然不能不打你一個招呼啊，小黃道：好了，不必多出這些花樣來了，此後我希望她能夠當家處世，我預備將什麼一齊推給她去幹了，我忙碌了三四年，也好讓我休息一下，子張大吼立即說：這個可不能依你，你相信她，我還不相信她呢！至少要看她做下一頭二年的人來，果真是能幹的，還要沒有自私自利的心，這一份家財可以讓她來試嘗一下子，當得好不成問題，當得不好，對不起，我可要依然的收了回來，不再讓她幹的，總而言之，普天下的女人，能夠使得我相信的，祇有一個你，小黃不

由的冷笑一聲道：「好了，好了，這種羅宋的迷湯，還是少灌爲妙，再灌我要嘔出來，快些去了，不要叫人家等得心焦呢。」張大吼却笑嘻嘻的說道：「壓壓她的性兒也好，他說罷，起身下樓而去。原來當小黃經手的當兒，每年所得最多的三萬五千元，最少的也有一萬多，這都是她平時節制下來的近水樓台先得月，因公館中自從汪太太推去當家，一怒而退入冷宮之後，小黃便當權了，不獨公館中的家用由她一把鑰匙管東着，就連廳中的薪水也由她支配出來，所以她每個月揩油三千塊錢是毫不介意的，在前十個月她因爲老甲館的進帳，多得熱昏，時常日進萬金，她的揩油胃口也隨着大了起來，竟達一萬八千五百元飽了私囊，老甲魚一些兒也不會知道，事後，她還在他的面前先清白表示涓滴歸公。老甲魚是當然不會疑心的了，不過光看老甲魚收入這種豐滿，可是開支浩大，却也着實的驚人，尤其巴結上司，收買下僚無不借重於銀彈，因爲銀彈的力量是超乎一切的，他可以打倒任何反對他的人事，因爲他這個官兒根本就是巴結得來的，既然上了馬，當然更要加倍的巴結不了啦，譬如京中的某總長某委員過年逢節，當然是孝敬無虧的了，還有紅白喜喪的大事送起來更其是十二分的結實，他的直接老上司的兒子娶婦，他採辦了全堂的紅木傢伙之外，還有十二架大小不同的銀鏡架，十二隻高約二尺的銀痰盂，這均是定製的，綜計所費不下數千元，內閣總理嫁女兒，他單送衣服四式，春夏秋冬，每季四件又費去了一萬五六千元，諸如此類，不甚枚舉，還有本省的省督軍，也是他的巴結對象，一個新調任的督軍張大礮，與他同姓不宗，本來公館是打在南京，因事來滬，他親往北站迎接，二部新汽車將他接到了靜安寺路的一宅洋樓中，督軍還當着他的公館呢，那裏知道會客室中掛懸的錦幛銀屏皆是……」「大礮總督喬遷之喜……」「職某某拜賀……」「大礮元勳喬遷誌喜……」

下僚某某敬賀」……這一下子可將一個張督軍弄得如墮入五里霧中了。在此刻我們善於巴結上司的張大吼就發肩詔笑的走過來向他說，大帥以後去是不時要到上海來的，在這兒不打一個小公館下來行嗎？

第七章 潘金蓮賣緣入豪門

因此卑職就大胆多這一回事情了，連得服侍大人的小太太我也大胆選了兩個在樓上，大帥合意那一個便留下來，如果皆用得着的話，那更好了。這個張大礮與他雅有同嗜的，當即笑得雙眼成了一線，還要假託清白的說，這是什麼一回事，怎好叫老兄破費了許多的銀錢，小弟如何敢當，大吼將樓上的兩個候選的小太太叫了來。一個叫芳君，一個美鳳，都是北里的名花，他却瞞着他硬說是大學堂中選來的兩個校花，督軍一看，立刻掉起文來道：魚與熊掌……大吼環當他想吃這兩樣東西呢，立即說：魚嗎？什麼花式都有，可是熊掌就不容易辦了。除打電報到關外瀋陽去專門採辦……這一下子可險些將一個張大帥笑歪了嘴巴，立刻附耳對他說了兩句，他這才明白，忙笑道：吃了少讀書的虧已經不止一次了……至此一場馬屁，又自拍上去了，在此刻張大吼更是有恃而不恐了，他爲開支浩大，竟時常鬧入不敷出的窮把戲，小黃是一個精靈鬼，她已經料到終有山窮水盡，丟官散財，依然故我的一天，所以她一遇機會，就拚命價往自家腰包裏揩起來，現在她計算之下，已經離開二十萬不遠了，她倒是一個容易滿足的人，她暗忖等到現款將二十萬撈滿了，便動身去尋覓她的終身伴侶了，她將一扣存摺與一包首飾拿了出來，安置在一隻破舊的鞋盒

中，塞到了床下去，到了第二天的晚間，大吼先自回向她笑道：太太可以准許她今天入門麼？小黃道：這是我叫你這樣做的，有什麼准不准呢，不要假痴假呆了，叫她來罷，張大吼見她並不生氣，真是喜出望外了，立即跑下去打一個電話放汽車去接潘金蓮來，由他伴着到樓上來，先參拜小黃，然後又到三個老的房中去見禮一番，她們見小黃沒有什麼表示，更沒有話說了，於是潘金蓮又正式來作喬紅梅的替身了，著者至此對於喬紅梅的事情暫擱一下子，因為小黃太太對她的印象良好，早爲之妥善安排，雖然在鐵窗中度着自由的生活，可是衣食兩項，却和在外邊一樣的豐美，這個突如其來的潘金蓮，倒不能不來交代一下子，大吼雖然來一齣權將神女作湘娥的玩兒得了喬紅梅，可是心中依然未曾忘情於韋劍華小姐，他在三個月前，由第二科長程斯仁的孝敬，結識了一位姓潘名潔瓊的女士，他父親潘士美是一個省議員的身份，在十五年還有五六萬家私，後來得了官迷，非做官不行，東活動西賄賂，結果，命運不來，步步踏空，反而將家財耗光了，又加上他有一種特殊的不良嗜好，日非一兩大土不能生活，手頭愈弄愈窘，便步入吃盡當光的苦境。正在沒有辦法的當兒，他的愛徒程斯仁來了，便在他面前提出了一個美人計，他也覺得全部家產均已用得精光大吉，現在如果再欲謀官，沒有別的可以孝敬上司，祇有這一隻活元寶，可以一派用場了，這是最後一着，所以他緊抱着愛女的手腕，哽哽咽咽的說：我的孩子，你老子現在可要委屈你一下子了，你要爲父幫忙一下，好生的服侍廳長，將來爲父一官半職完全靠在你的身上，孩子我的好女兒，你要可憐可憐你的爸……

潔瓊本來早非完璧，對於應酬男人之勾當，無師自通，已經三折股肱老於此道，但是在爸的前頭，又未便自暴其能，也只能的半推半就，羞人答答的樣兒了，士美知道女兒是不反對了，當然要非常的欣幸啦，在

這個三角的會議之下，張大吼便又多嚐到一個女人的一味，他經不起潘潔蓮撒嬌撒痴的謔功十足，竟視小黃之流如糞土了，在白爾路租了小房子藏嬌金屋，另一方面潘士美的廳長財務主任的優美缺分，也使同時的到手了，迨到喬紅梅來自投羅網後，大吼便請劉偉英博士介紹，差潘小姐到強民醫院中去假作看護的練習，實則刺探韋劍華的消息，無巧不巧，會因此一來，竟免去他的一死，後來他見小黃已經與潘金蓮對了面倒不能夠再瞞下去，因為過去的事實告訴他越瞞越壞，要瞞出了岔子來，他便實行叫金蓮來遇缺即補了。潘小姐本來是一個無風三尺浪的風騷浪漫的女子，她所以甘為張大吼之小妾者，一則是為虛榮心的驅使，再則是為了物質的享受，這樣的一來，她便貿然的到張府來作小太太了，她對於自尊自大的小黃太太，十二分的妬嫉，口中雖還不敢明白的反對，可是心中兀自在算盤着如何才可以下她一個辣醋湯。她更知道，如果不將小黃一傢伙掀倒了，則以後去要想做人，可就難了。她更知道，大吼對於小黃的印象已經惡劣得不少了，祇因為她積威所壓，一時不敢抬頭反對，她就開始告枕頭狀了，橫也激他一下，豎也咬他一下子，有一夜，大吼用了點心上床睡覺了，她忽然對他冷笑一聲，人家用不着你一脚踢了出來，別處去不得，只好拿我這兒當着下宿的旅館罷。大吼笑道：你又來了，我倒是怕冷落了，特地來陪你，你竟說出這樣沒有良心的話來。她冷笑一聲道：好了，人有良心狗不吃屎啦，你還是拿這種功夫用到尖太太的頭上去，或者可以使她回心轉意不會瞧見你討厭了，大吼有些詫異道：怎見得她在討厭我呢？金蓮一披小嘴一面掠着頭髮一面冷冷的說：人人都道你是一個精明骨頭的人，在我看來乃是一個雙料的糊塗蟲而已，好與醜的形勢也拔不出苗頭，真真枉把你做了一個堂堂的廳長了，仙更是詫怪了，你瞧她是什麼地方在討厭我。

呢？她笑道：不要說的好，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的。有時快活起來，將我的話去告訴與她，那我不是平白的又多招一個冤家麼？不說爲妙，熄燈睡交……張大吼有些兒蠟脾氣，越是在他的面前搭起架子來，他越要虛心下氣的來拍她的馬屁，這可以說是張大吼的一貫作風，眼也不差的，到了潘金蓮來撒嬌撒癩的，他當然是表示十二分的買帳，賭咒發誓絕不會將她的話傳到了小黃的耳朵裏去，金蓮忽然柳眉一皺，淒淒切切的哭了起來，這一來大吼越加生氣了，連連的安慰她道：你可不是三歲的孩子，難道不曉得我們家中的事情麼？我不過因爲她的命好，才破例將她收進房的，否則我還沒有到七老八十歲昏迷呢，會將一個拖油瓶的女兒收爲太太麼？潘小姐立即拭去了眼淚，將小嘴一披，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好啦！不要再說下去了，否則我真要連隔夜飯也要嘔吐出來了，可不是麼？要談命相面，請你且去和我們的父親去談談罷，因爲我父是一個星相專家，他前月底曾在劉局長的公館裏瞧見了你們這位王妃太太了。大吼道：你們令尊是怎樣的說？她搖頭道：不要去說她了，給你聽見了，又要疑心我在有心截她的腳了，張大吼忙道：笑話，她與你是河水不犯井水，皆是我的女人，大家在用我的錢，享我的福，爲什麼你要說她壞話呢？而且老實說，你便是說她的壞話，也沒有什麼用處的，我沒有生耳朵麼？挑撥是非在我的面上是不會生效力的。潘金蓮點頭道：但望你能夠不聽唆使才好呢，我們爺子回去就告訴我他老人家說，你們那個王妃太太最多再跟你過上一年半載便要離開了你，去跟別人家過日子了，你瞧她那左頰上有一個極小的黑痣，可巧在淚海中說不定要剋殺了兩個丈夫哩？你橫也奉承她的命好，豎也抬舉她的命好，實在你倒將你自家忘掉了，我們父親說，你如果不是這麼亂來一下子，依照你的貌相將來，這不久的將來，便有做財政總長的希望，可是硬被

一個呂客星當頭罩住了，能夠做到一個警察廳長，已經是你的鴻運當道了，否則，哼，只怕要有想象不到的悲慘現象出來呢，是的，我也不大相信什麼命運不命運，但是我們父親不，大歡喜給人家談相，可是他談則已，談起來無論是未來，是過去，皆沒有一句話落空的，大吼給她說得眉飛色舞的笑道：你們尊太爺說我過去怎麼樣呢？金蓮笑道：過去麼，我來告訴你罷，他老人家說你在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運道可以說壞到極點了，請你不要見怪，他竟說你一天連三餐都不易弄飽了肚皮，直到三十七歲以後，漸漸的有一點辦法了，那時依然交的邪運，正路上沒你的份兒，邪路上倒日漸順手了，可是後來倒也虧得邪路上一班人來攪，託住你，在四十二歲就開始踏入了正路官雖不大，可是極易找錢四十五歲才交到了大運，本來在今年的五月中你就該跳上了文二品武二品的大員位置了，祇因為你幹了一件背理滅倫的事件，才挫頓了你前途，所以你感誇王妃太太的命好時，對不起我，可要熬不住的發笑了。她這一番話說得張大吼毛骨悚然了，正色承認道，一點也不差，確是如此的一番歷史過去給你們尊爺談的真同瞧見的一樣，想不到尊爺竟有這一手，不過他後來又怎樣的說法呢，她又搖頭道，你還是不要問罷，你要問我還是問問你自家來得好，你能夠改正了你過去的錯誤，不但自家的大運必須繼續發揚，而且要免掉你們張家的祖先在九泉之下，切齒怒目呢，大吼凜然道，幸得你來提醒了我，怪不得都在以前的幾個月時常說着我們老太太怒目對我，感怒不語，她老人家一定是在嗔怪我倒行逆施了，你看以後去，應該怎樣解決這個難題呢，你總要幫我想一個妥善的辦法才好呢，潘金蓮鼓動了如簧之舌，只將一個張大吼奉承的心癢難搔，她最後又說道：好罷，不要多說了，惹得你要疑心，我想來奪權爭利，想佔她的地位，其實她便是去了，也不會數到我，上面還有三個

呢，可是我既然來嫁給你當然是你的人了，無論如何總希望你步步高升，我們大家皆是靠着你的福啊。大吼經不起這一把小扇子終日價的在旁邊煽惑着，他對於小黃的印象，一天一天的惡劣起來了，在以前三天之內，必須要到小黃的房中去過一夜，現在呢，不對了，一點一點的疏遠了，三天改爲五天，更由五天改爲七天，兩個月後，更加不對了，竟成十朝半，月月到小黃的房中一次了，小黃冷冷地不以爲意的，她是滿肚明白，大吼所以如此的改變態度，當然是由於潘金蓮從中作祟。她好者早已心不在焉，巴不得大吼疎遠她，越冷淡越好，這樣一來，雙方的情感由沸點一直低降到冷點以下了，大吼因爲有一個潘金蓮在身邊攪七拈三，而且事事投其所好，當然不在想到小黃了，但是金蓮還不以此爲滿足，得步進步的依然不住價的向大吼面前造謠生事，大吼又是一個天生的軟耳根，經不起她長期的唆撥，於是更進一步與小黃走到反目的一途中了，小黃是早預備好了，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大吼五張六角，來者不善，小黃便七搭八搭，答之有餘，如此一來，小黃趁勢向大吼提出了要求，請她爽爽快快的開她一條生路，大吼也爽爽快快的說，你要走那一條路，儘可以走罷，我是絕對不來阻止你的，小黃憤憤的說，我的寶貴青春已經被你葬送了，要想好好的嫁到一個稱心滿意的人，是不可能的了，我們從實際上說，你是我的寄父，其他不上台面的混話，我們也不必多說了，祇希望你給我若干的贍養，祇要能夠維持生活就得了，大吼冷笑道，要多少，你說罷，我不會還價的，小黃道，你放心罷，我是不會來敲你的竹槓的，錢是你的，多少數目由你給我才對，大吼道，你要多少，不將數目先說出來，我怎麼給你給多了，我不願意給少了，你不開心，還是由你自家開出一個分寸來，我認爲可以應許你的話，那麼，你可以放心罷，我絕對不來留難你的，更不鄙吝還價的，張大吼說着，隨手將一本支

票簿子拿出來，向小黃示意。小黃點頭說道：好極了，我也不希望你捐贈我若干，依照你的身份地位和現有的家產，便拿出五萬十萬來總不爲多，但我是知道的你現在已經處於外強中乾的境地，從外邊瞧起來，似乎花團錦簇，有財自勢，考其實在來，所謂大來大去，毫無一點積蓄，因此我的希望也就隨之下降了，不必多說，不生努力的廢話，我祇希望你簽一張三萬元的卽期支票與我，一刀兩段，斬絕一切的後來糾葛，你以爲怎麼樣？大吼聽得，十分高興，正色對小黃說：這不是兒戲的事，今天無論說什麼話彼此皆要負責到底的，小黃冷笑一聲說：你請放一百二十個心罷，我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人了，不是三歲兩歲孩子，說出來的話難道還能夠抵賴麼？尤其是彼此在恩斷義絕的當兒，大吼連連點頭道：對啦！你是一個非常爽快的人，我相信你，不過爲了明明心跡起見，須要請一個律師來證明一下子才見得妥當，小黃冷冷的說：你倒有臉聲張出去呢，夫妻們因爲意見不合，彼此脫離了關係的玩兒，倒處處可見，只是這老子與女兒宣告離異，祇有你們張府上幹得出。我再問你，在你禽獸獸愛之下，硬生的將我收進房時，也會請什麼律師會計師來作中證過沒有呢？張大吼給她這一問，又自問住了，半晌又好笑道：這原是我的不是，現在我是知道了，所以急圖來改悔前非，你既然這樣的說，當然是不給人家知道的好了，但你不能以爲沒有中證將節外生枝來糾纏不清，小黃道好了好了，我的肩上沒八只腦袋，絕不會來自尋死路的，我更要請教你便說，我將來尋着，你拿什麼起頭來與你糾纏呢？你說罷，你有臉會聲張出去，我却沒臉更沒有那麼大的胆子，在此刻我倒有一個對立的要求，便是在我們脫離了，父女與夫妻的關係之後，我的行動就完全自由了，你可不能隨便來干涉我的，大吼忙道：這麼還用說麼，但有一件我得預先對你說，就是你的嫁人問題，可要依從我的主張，第一件是

我屬下的各局文武官員你是不能下嫁與他們，否則就不啻當面予我一個極大的侮辱。

第八章 黃景雲大義離寄父

第二件凡是所有的諸親世交友們的子弟，你也得迴避不嫁，第三件在脫離了你我私底下的關係之後，仍然保持着父女們正常的關係，小黃爽然應道：這三個條件我是無保留全部接受了，不過我也有幾個反要求請你着實承認而予以履行，第一件，在你所指定的下僚和親友甚至熟人的範圍之外，我無論去下嫁什麼人，你不得再來干涉我任何事件，第二個要求，在我去之後，你對待我的母親須要憑你的天良維持正常的夫妻情感，却不能聽了這個爛窰貨的唆使，改變了態度，我只要知道你某日從我的預測上來，如何的虐待我的老母，對不起，可不要怪我回來與你廝拚一個你死我活，第三個要求，只要我可以嫁到一個正當的商人或是清高的學士，那麼，我有權迎養我的母親，因為我們母女倆一向是相依為命的。張大吼來不及點頭應道：好極，好極，於此益見到你的孝心可嘉，我當然遵照你的要求辦法的。小黃拿起筆來，很快的打了一張草稿給大吼瞧道：你看明白了，大家在騰清的筆據上各自畫了一個押，然後彼此握手言歡同盡一杯別離的香檳酒，圓滿的分別了，好不好！小黃很爽快的拿起筆來將雙方離異的條件騰清了兩份一份是給大吼的，另一份她自己留在身邊，小黃道：父女的關係我希望你依然保持着，方才你所說的話我是十二分的同意，不過彼此既然脫離了關係，我也不高興再住下去了，因為近來我與你的意見已經崩析之點了，還是由我去罷。從此我的行動方面也能得了充分的自由了，可不是在閹籠放鳥功德無邊了，小黃說話

未完，她的母親陡然的由外邊進來插口說：「孩子，你不要過於任性啊！凡事總應該退一步想，不可以……」小黃忙接口說：「母親與女兒共一個良人，我的母太夫人，你還以為是好事麼？真不知道你在轉的是什麼念頭啊！我甯可死去也不在這罪惡的圈子過，去了，我倆的條件完全講好了，你就是預備來勸耐我也覺得太遲了，可不是麼？你假使說捨不得我這個命苦的女兒，那麼我在再嫁後，我自會來迎養你老人家的老黃太。知道事已成功無法可以挽回了，只得歎了一口氣道罷罷聽你的便罷，我是沒有什麼一定的成見的，好了，恭喜你跳出龍門交好運罷。」小黃不由的緊咬着牙關說：「這是什麼話？你老人家難道真夠希望你女兒不
出去嫁人與你一生一世的共着一個丈夫麼？真是笑話奇談了！大吼在她母女爭執的當兒，很快的已經將一張支票開好了，往小黃的手中一塞道：「並不是我小氣，你要走，除了你的隨身衣服以外，什麼東西也不可以帶了走的，我一者要留着自做個紀念，再則又要防到給人家笑，說張公館中的家私搬出去給別人受用，這是我所嚙不下這口氣的小黃坦然的搖頭說：「好了，你給我放心罷，我絕不會帶去一根自來火棒兒的，到外邊去，老實說有錢什麼東西買不到為什麼一定要這裏東西呢？你請去抽煙罷，我們母女在此分別的當兒，還有幾句話談談呢？有了你在旁邊，我們就不便談了。大吼連道：「可以，我竟忘了，你們母女仔細的談談罷，大小姐，我們再會了。」張大吼說了，便自管自的走了，小黃又命兩個小丫頭到樓下去，她將房門閉上了，和母親在對面坐下了，她淒然的對她母親說：「媽……你做了一生一世的老好人，什麼風頭顏色以及人情機詐你皆不知道，你可知道現在的形勢，可不如以往了，眼見咱們張公館中烘烘熱熱的一個官宦人家，殊不知知道現在的時事，大不相同了，因為會聽得好幾個朋友在暗地裏告訴我，我們張太爺不論在公私

兩方面，皆沒有連做下去的希望了，老實說，能夠保全他的腦袋，已經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你知道麼？上海及江南各地的革命勢力一天一天，在澎漲不已，眼前急於要爆發了，說不定這一個大危機，大混亂就在眼前，爆發出來也未可知呢？老黃太太憤然問道：什麼叫做革命呢？小黃嘆了一口氣道：可不是麼？我說你老人家醉生夢死的一生一些兒也不會冤枉了你老人家，革命黨就是一起在洋學堂中念書的學生們。他們對於現在的軍閥官僚貪污害民是切齒痛恨得了不得，因此他們便要起來組成一個革命黨，要麼不動手，將來一陣子發作起來可就要將若干的大人大馬殺得精光大吉。小黃淒然的向她母親說，你老人家祇知道眼前的富貴却毫不顧慮到以後去的厲害，在平時又不知道一些兒積蓄到了他將失意下來時你老人家真夠要走沒路呢？老黃本來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聽得她的女兒如此的一說，不由的覺從中來，皺起眉頭對她的女兒說道：那麼我下半世的日子怎麼過呢？她的母親的脾氣小黃是十分知悉的，而且平時又是感情極好的，她見她的母親眼淚含着要滾了下來啦！小黃立即說，母親，你老人家儘可以放心罷。我是你養出來的，無論如何我總得拖着你老人家在一起，我們母女一向是相依爲命的。女兒絕不忍一個子享福反而將你老人家拋在一邊的，老黃拭淚問道：孩子，你如今忽然的與他撒手離開了，你是不是已經有了對象了，她忙搖頭道，他的脾氣你老家又不是不知道，我如果有了人再和他鬧離婚，那麼，他一定會故意的刁難阻止不讓我跳出他的掌心的。現在呢，他已經知道我外邊實在沒有什麼相當的對象，所以才爽爽快快的答應我的，你老人家儘可以放心罷，女兒不拘嫁人與否，一有了着實的住所，那麼馬上便會來接你老人家去一起生活的。老黃聽得這才點頭放心道，有了女兒照應我，我當然不會再憂愁什麼了，她與母親富夜就抵足

而眠，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一時許，她估量着大吼已經起身了，她換上了一件藍布旗袍，先到大吼的房中來預備向他規規矩矩的告別了。她很客氣的向張大吼說，父親，女兒準於今天離家他去了，待我的住處尋定了，當然會寫信來通知你的，你老人家要不要檢查檢查我的衣箱和行李，大吼却搖搖頭道，孩子，你揀心愛的東西完全帶了去罷，父女之情依然存在的，她又和和氣氣的向潘小姐告辭道，今天恕我改口叫爲姨娘了，自我去後，家政一切完全仗你來主持，我的母親是一個又老又迷的失時人，有什麼不到的地方，還請姨娘子以特別的原諒呢，潘小姐此時可以說是萬事如意，百樣稱心了，她當然樂得客氣一些兒了，立即回答道，大小姐用不着這般客氣了，太太是我們應該尊敬的，請放寬心罷，祇怕是我年紀輕，不懂什麼規矩，有些地方衝撞了她老人家，倒要望她老人家原諒我呢？小姐日後依然不要忘了娘家，應常常的回來，也好叫太太爺們少掛念一些呢。小黃含糊的應酬了幾句，又自回到房中與母親談了半天秘密心事，然後才收拾了四隻大皮箱裝好了衣服，動身上車，離開了張公館，向英租界靜安寺路開去，到了西摩路一所小洋房門前，停了下來，便將門鈴一按，裏面立即出來兩個姑娘，相幫汽車夫將皮箱搬了進去，她回身付了汽車費，隨後也自進去了。這一所小洋房，是小黃在一星期之前，就預租下來了，裏面的傢什早已買了齊楚，她所以不要家中的汽車來送她，是當然是由於她下了最大的決心，出了張家便不想再到張家去了，想到這個問題，她預備將一切的行動都不使他家中知道一些兒，她拿起電話來打了一電話到閩北寶山路一家中學去，給馮鏡清女士請她立刻來會一下，不到十分鐘，馮女士果然坐了一部汽車來與小黃小姐會見了，這談位馮女士，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畢業學士，她與小黃會晤，乃是因爲一次救難的游藝會，經小黃的一位

手帕交名叫龐哲偉的介紹她倆一見如故，就成了非常要好的友人了，小黃對於馮女士的行爲磊落豪爽，似有丈夫的氣概，便深深的崇拜她人格高尚，可是有些地方又使小黃非常的疑慮，因爲這位馮女士在舉動方面時常有一種非常神秘的樣子，她所有的男女朋友，有十之七八，皆是本市學界政界中的幹練份子，而且多得令小黃有些兒詫異，時常與她到公共的社交場所去，可以說沒有一處，沒有她的友人，而且都很親熱，不像是泛泛之交，小黃雖然沒有受到高深的教育，初中畢業是她天賜既聰穎，而且非常的好學，每天都要詳細的檢閱當日所出的各報，所以對於現代的知識，以及政治動向，她是有相當的認識，可不是麼，爲了這，她便在疑馮女士對於政治，一定有什麼密切的關連的，因爲大家相交不久，又不好意思直接的問她的，端的祇好存在心中的納罕罷了？到了小黃與她相見的次數已多時，她便探悉小黃家庭間罕有的怪現象，她便開始向她勸說了，她並且這般決裂的對她說，你如果依然與令尊大人禽處而獸愛下去的話，這可不客氣，我們這些尊重人格的朋友，皆將與你斷絕了往來啦，你可不要後悔，像你如此的聰慧明白，當然是會接受我的忠告，天下的男子便是死完了，也不可以幹出這一種無理的醜事來啊，小黃憬然醒悟了，她知道自家現在的舉動，着實是可恥，而沒有人氣味的，她因是便毅然決然的與大吼脫離了，另一個原因，在馮女士若干的男友中，她已瞧中了三位之多，並且這三位英俊的少年，大家皆沒有家室，一個叫做何公望，是閩北公學的校長，一個是姚惠庵是藥號的主人兼行醫道，另一個是周舫雲，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畫家，並且是醒華國書學校的教師，而馮女士有時也會在她的面前透漏些消息出來，她只要能決然與老甲魚分開了，她可以負責給她介紹一個相當的對象，保管給她一個美滿的家庭享受相當的幸福，馮女士的爲人是

非常的誠懇的，她對於小黃家庭間的醜史，諱莫如深，因為她是一個隱惡揚善的人，因此小黃對她越加尊重了，她將馮女士請來，馮女士是一個如何伶俐的人，一看室中的情景，她已有八分的明白了，立即伸出手來，與小黃緊握着，忻然的道賀道，今天我是應該具有十二分誠意來向你道賀了，恭祝你跳出了那惡魔式的，寄父手中了，你無異是一頭失去了自由的小鳥，重行飛到天空來呼吸你的自由空氣了，好極了，你的獨立精神是值得我們稱許的。可是此後你是否便與令尊大人斷絕了一切關係，請你快些說明了，我的肚皮險些兒要漲裂得破了，小黃立即將和她父親脫離的一幕情形，仔細的告訴了馮女士，她當然是十分贊成的了。小黃向馮小姐說：我如今是實現了自由的美夢了，不過一個年青的婦女，總要找一點工作做做，才不致於走上了荒唐的邪道，要知道在以前還有一個老頭魔來干涉我的行動，此後我却是一個無收無束的人了，馮小姐聽得非常的贊成道：景雲姐，你真是一個有志向上進的好人，以前我們對你的估計都錯誤了，我的朋友皆論議我不應該與一個貪官的女兒來往，將來要在不知不覺之中近墨者黑，染上的糜爛的惡習，可是我爲了知悉你的可憐，遭際起見，絕對不聽他們的勸告，立志要將你從火坑中拯救出來，想不到你今天突然會對我說出這兩句話來，不過請你不要動氣，我要請問你，你到底是真心話還是假話，請你告訴我。小黃立刻板下面孔來說，馮小姐這算什麼話，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話，我也不會搬出來了，一個人，不是古代聖賢，誰能無過，祇要自家能夠回頭猛省那就得了，我在這樣的思想，以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此後的種種，則又如今日生總之，我此後將循着你，馮小姐所指示的道路勇往直前，毫不回顧的，馮小姐聽得越加歡悅了，她沉吟了一下，又自言自語的說，工作還愁沒有得做麼？儘有儘有，但我要來問你一句話，便是你說的對

於那個食人不見血的寄父老子深痛惡絕。當然是由衷之言了。小黃跳起來說，我不恨他入骨，不會冒險和他拆開了啊！馮小姐點點頭道：這個不要你再聲明了，不過我且說一句笑話，譬如現在有人要取他的生命，消息到了你的耳朵，感想如何呢？小黃毫不疑遲的脫口答道：如有阿誰能將這個老賊的狗命取了來，那麼，一切的酬勞，都是我來負擔就得了。馮女士微笑搖頭道：他終是你的寄父，又撫養你成人，真是過份的心硬了，小黃冷笑一聲道：馮小姐你還不知道呢，新近發生了一件事情，還不到一個月呢，她便將喬紅梅如何的，設計，想將老賊毒死了，後來此計不成，險一些倒將生命送在老甲魚的手中，幸虧我竭力設法援手，才不致送了她的生命呢。那時本人就有這個念頭，預備繼紅梅之後，辦這件未得成功的公案，後來因為與馮小姐等做了朋友，決心離他獨立，才將計算他生命的念頭打消了，你想罷，天下也難找出這第二個老豬狗來，可不是麼？

第九章 力出牢籠自由還我

他還算與我的生父是八拜之交呢？在我父死了之後，強污了我母，霸佔了家私，還不滿足，後來又幹出這種狗也不如的畜生事來，休道殺了一個，便是殺了十個，也還不足以消我胸中的積恨呢。馮小姐點頭道：既然如此好極了，天也不早，我們一同上館子去吃晚飯罷。小黃忙道：何必又上館子幹什麼，今天我得做一次東道主人，讓我用電話去叫些酒菜到家中慢慢的談天飲酒，你道如何呢？馮小姐點頭道：如此也好，我想再約兩個朋友來一齊談談，你道如何，小黃沒口價的答應道：好極，你就去打電話罷。馮小姐先打出了三

個電話，分別約龐哲偉女士、姚惠庵同志，以及何公望校長，然後小黃又拿起電話來打到了大鴻樓酒館，叫了一席豐滿鮮美的菜肴，與十數瓶遠年的太雕，不到一小時，有人來按門鈴了，娘姨出去開門，走進了兩個少年，前頭一個穿着一套深青嘔嘔的內裝，年紀還不足三十歲，身材相當的高大，面貌英俊，另一個是穿着中裝，年紀在二十三、四歲，面貌白皙而漂亮，黃小姐是認得他倆的，前頭是何公望，後頭是姚惠庵，他倆彼此握了握手，同到了會客室中坐下了，三分鐘後，門鈴又響，走進一位二十不到的女子，頭髮已經截去，上身穿着藏青的短襖，下襯一條玄色短裙，是一個女教員的打扮，她與小黃不是第一次碰頭了，彼此老朋友，而且，在五年前還同過兩學期的學校，彼此非常的好，何公望首先向她笑道：龐女士數日不見，又清瘦了一些，想來功課一定是非常忙碌的了。她笑道：功課倒並不如何的忙碌，祇是……特殊工作倒十分的忙啦。何公望却不接口下去，回頭對馮鏡清笑道：今天是黃小姐喬遷之喜，我們兩肩一口的賀客，未免有些兒難為情呢。景雲小姐立刻便笑道：諸位都是新時代的前進份子，怎麼也會說出這種虛偽的話來呢，我這是與惡勢力舊禮教鬥出來的，像一頭掙斷了鐵鏈兒的羔羊一般，談不到什麼喬遷之喜呢。馮鏡清笑道：公望的話倒不是怎樣的虛偽，他的意思是恭賀你打破了種種的縛束，而來創造你的新生命呢。單是搬家的意義，並不如何的重大，我們所要賀你的，乃是着眼於掙脫了舊勢力的縛束啊。小黃不禁笑逐顏開的說，依照你們的意思，要怎樣的恭賀我才好。何公望笑道：我是秀才人，情紙半張，明天到九華堂去買一付小對聯來，按照景雲二字做成了一聯語，親自恭書呈上。姚惠庵笑道：我是做的藥材號生意，在藥言堂，我將奉送幾樣藥物給黃女士。馮鏡清不禁大笑道：從來不會想到過拿藥物來送人的，可不是麼，這……惠庵搶着笑道：這個

你就不明白了，我所送的藥物，並不是病人服的苦藥，乃是好人服的補藥啊，何公望與小黃等皆說道：是，送補品是現在送禮物中的最時髦的東西，不過你預備送些什麼東西給她呢？惠庵笑道：別人家送起補品來不是人參便是燕窩，再不是關東鹿茸之類壯補的東西，可是我是非常的反對，因為這一類東西是扶起不扶倒的大補藥，倒不如用一些有益身心的東西送人，是雙方面都實惠的，何公望又笑道：說了半天，依然沒有將所送的東西說出來。他笑道：你們聽清了，我的新式禮物罷，第一樣雲南大茯苓，第二樣是甘肅省出產的枸杞子，第三樣是吧達維亞外國來的甜杏仁，雲茯苓的功能可以健脾益胃，枸杞子可以清心明目。至於甜杏仁的功能又是大家都明白的潤肺止咳，清五臟的虛火，馮鏡清笑道：果然是好東西，惠庵又道：這三樣東西的當中又以甘枸杞為最好，差不多是藥品中非常純良的補物，上半年的二月間，我有至要好友從廣州大本營到上海來，作某種活動，因為操勞太甚，浮火鬧上了三焦，眼疾拖延了兩三個月，住到我的店中去簡直有失明的危險了，幸而遇到我，便叫他儘服甘枸杞一味，間以黑芝麻炒冰糖屑，他連服了四十幾天，說也不信，勢將失明的一對眼睛，竟又恢復了光明，你想這東西的效力偉大也不，馮鏡清等都點頭道：果然偉大。一會子酒菜皆送了來，大家歡談暢飲了，馮鏡清附着何公望的耳朵邊低聲說：依我的觀察，此人入黨有百利而無一害，你不可以有色眼光去看她，她雖然是一個舊官僚的女兒，可是她十分的痛恨她那寄父老子。公望驚訝道：怎麼難道她不是張大吼親生的女兒嗎？馮女士笑道：她是一個道地的——油瓶——你明白嗎？不談她了，就是大吼親生的三個女兒也都非常反對他們父親平日的行為呢，何公望點頭沉思了一會子，才又向她說：馮同志，我倒並不是故意留難，但你要知道我們這一個秘密的集團當中是不

能混入一個冤枉的，否則我們全團的生命，就要發生危險呢？何況她又是我們對面敵人的女兒，我們怎麼能夠不預防她一着呢？說不定她是受了舊官僚與萬惡的軍閥指使，前來刺探我們內部的細情，那是說不定的事情呀，馮女士連連的搖首說：關於這一方面，我敢保險的祇請你放心罷，我已深切的知道她的個性了。何公望才點頭道：能夠保證沒有意外的話，那就沒有什麼問題了，你願意爲她作全權的擔保人麼？她忙道：這個自然的呀，何公望又回過頭去與姚惠庵說了幾句話，才正式接受馮女士的要求。到了此刻黃小姐這才有一些明白了，知道眼前所交的男女朋友，却便是她素所景仰的理想中的革命中堅份子，她覺得能夠與他們在一起是十二分的榮耀的事，酒酣耳熱之時，這幾位年青男女，各傾積愫，闊論高談，可是此刻上海的殘忍出名戒嚴司令李大刀，對於革命黨人是七世冤家八世對頭，一捕到立刻格殺勿論，所以他們雖然活動非常的激烈，可是危險的惡魔，四面向他們環視着，死的恐怖，又是時時來攻擊他們的，他們的胆子可以說是非常之大的。鏡清向姚何二人笑道：如今黃女士已經成了我們的同志了，以後去無論何事，我們不應該再瞞住她了，而且我們有若干的地方須要借重她呢。何公望聽得點頭說：我倒想起了一件事來了，你道宣傳部中缺少負責抄寫的忠實同志，我也有此感想，不過這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呢。因爲到了下一月的工作又要緊張到一倍了，原來的三四名同志是無論如何不夠分派的，更有一種困難那是要尋到二個善於書寫鋼版的人，而且要忠實可託，因爲做這個工作，是非要本黨的老黨員來担任才不致將諸般秘密泄露出去的，因爲有若干的上峯密令下來，皆要經過了謄抄分發的手續，可是我已經分別向各區去查覓了許多的時候，可是依然還不會得過一個相當的人物呢。說到這兒小黃突然想起了一個人來，這人是

誰不是別人，却正是正在牢獄中的喬紅梅女士。她有兩次曾經瞧到喬女士動手寫信，落筆如飛，確要比較許多的男子還要來得快呢。她便向馮女士的耳朵旁邊低聲說：鏡清姐，你如果相信我的話，我預備負責來介紹一個女同志來擔任這種特殊的工作。她聽得忙道：是誰？這人我曾經看到沒有？小黃便點頭道：你好像見過一次罷？你還記得有一次在大西洋吃晚餐，那個穿紅旗袍的少女，鏡清不住價的點頭稱贊道：是的，我知道，我沒有忘記了她，她的確是一個誠樸忠勇的女同志，可惜她已下了獄，不知道究竟爲了什麼事情呢。原來在當日小黃與紅梅會晤馮女士時，並不會說明了紅梅的真實身世，下獄的事情，也未會告訴她隻字到了這裏，黃小姐遂一五一十的將喬紅梅下獄的事件詳細的告訴與她了。馮鏡清憤憤不能平，她立刻奮然說道：這事情我可以完全負責在三天之內將她設法保釋出來，黃小姐連忙向她致謝道：好極！好極！我先代紅梅向你道謝了，她微笑道：這個便當得很，小黃却又笑道：只恐不會怎樣的順利呢，因爲老甲魚的憤怒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消去呢。馮女士笑道：你放心罷，我自有的辦法，你只候着罷，他們散了酒席，鏡清便在身邊取出兩份入黨的志願書來，交給小黃親筆填上了姓名通訊等等，又貼上兩張二寸呎的報名小照來，然後又在本人的簽名之下蓋好了私章，各自進了一杯咖啡茶，就先後告辭動身走了。大約在三四天之後，那一天的午後二時許，她忽然聽得樓梯上馮女士與紅梅笑語足步，聲音，她又驚喜的趕到了樓梯口來，一打量不是紅梅是誰呢，她一把將她拖住了，口中急切的說道：你……你……紅梅妹想得我好苦，我不是礙着種種的關係，早就要看你了，你應該怎樣的感謝馮女士才好呢？怎樣才能夠出來的，你……鏡清笑道：那不必感謝我，祇要謝謝我的舅父陳裕昌好了。是他的一封信送到了警察廳後才將她放了出來的，因

爲你那個寄父老子與我們舅父是向要好的，難解難分如兄若弟的。紅梅出獄完全是馮小姐的活動成績，他有幾個有面子的親眷，族長在上海都是有他位有勢力的紳士。所以張大吼不得不賣這個面子，而且馮女士又將她的姨夫湯眞明先生請出來，竟將紅梅認着自家的外甥女兒，因此之故，張大吼益發不得不買帳了。紅梅先向鏡清致謝了一番，然後又向小黃說：「姐姐你真是我的再造恩人了，我不知道拿什麼來報答你咧？」黃小姐忙笑道：「好罷，你我已成知己的姐妹，不必多談那些客套的話了。」馮女士是我的知友，也可以算是你一個知友了。紅梅雖然是一個小家碧玉，但頗識得大體，對於小黃與馮小姐此番營救之德，當然是銘感無既，後來她是知道小黃已經與大吼脫離，那一種聞所未聞的特殊關係，她當然也是忻慰異常的了。在夜間小黃又將馮鏡清等一班人的行徑告訴了紅梅，徵求她的同意，紅梅立刻答道：「這還問什麼呢？我可以說生我者父母，活我者黃馮二位小姐而已，你要我幹什麼？我是當然服從你的。何況這又是上進的事情。黃小姐十分喜悅道：「我早已將你認爲知己了，你是我生平第一個知心體意的朋友。不過有一點我所認爲遺憾的，那便是你們令尊大人現在何處？却是我放心不下的事情啊。紅梅聽得不由的淚珠含在星眸中，將要滾下來了。半天才說：「那到請你放心，因爲他老人家是與韋女士一同出走的，我想起來，韋家姐姐一定會妥當的照顧我的父親呢？」小黃道：「對啦！我也這樣的想，韋女士是一位固全友道的人啊！於是從此紅梅也加入了馮鏡清等的革命團體了。但因爲她與小黃入黨的關係並不如何的深切，於是祇能與馮女士等所組織的，分支辦事處接觸，却沒有機會到總部裏去。姚惠庵與何公望皆是總部中的重要人物，他倆一個是閩北分會主任，一個是虹口分會的籌備領袖人物，尤以何公望的活動力量非常的可驚。凡屬閩北一隅，東起虹

鎮天寶路，迤西直達光復路恆豐路這一段地方，非常的兜得轉，不論公共機關或是民衆的組織中，皆有他的心腹參加其中，至於他在黨部中的歷史倒也很長久了，自老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他便以留學生的資格參加了，後來先總理駐節滬濱賃居於法租界莫利愛路十號時，他便充任總理的私人秘書，又任過大本營的黨務組織委員。那個姚惠庵，乃是黨的元老蕭佛成的表弟，此次在北伐之前四個月，便與何公望同在廣州受軍事委會的重託，担任上海方面的活動，他的才幹與能力，端的不在何公望之下，在革命軍沒有出發的前兩個月，他與公望已經到達上海開始活動聯絡各方面，因為他與公望自幼，便生長在上海，認識的上流社會人物很多，而且還有若千的同學，都在各機關各團體中服務，但是有一件困難事情，便是在南市方面沒有一個適當的聯絡組織，後來經廣州大本營根據滬方派員推薦，又委任一個具有非常才識的新人材擔當這個重任，此人與公望惠庵以及法界的劉鳳翱英界的周雲舫等，皆有深切的交誼，後來由各區的主任委員們公共推選他執掌上海黨務的全權，在法界莫利愛路總理的寓寓中，設立在滬總辦事處，各區受其指揮共轄十區，計英租界第一區，法界第二區，浦東第三區，閘北第四區，虹口第五區，滬西第六區，吳淞江灣第七區，城南第八區，龍華第九區，真如南翔第十區，此刻在上海駐守的是引狼入室的東魯張狗肉第八軍畢庶澄的部下，上海的戒嚴司令是李大刀，他們這班活動烈熱的愛國志士，絕不爲惡勢力所屈服，依舊加緊他們的工作，從不停頓。

第十章 拜佛求神計脫虎口

馮鏡清確是一位熱心可佩的良友，她將紅梅費了若干周折救了出來，大家同在馮女士的寓中進晚餐了，鏡清是非常的看中紅梅，她生平就歡喜與一班心直口快胸無城府的人交好，紅梅除了備具以上幾個條件以外，還有溫婉和順種種的過人之處呢。到了酒酣耳熱的當兒，馮鏡清直接的對紅梅說，喬女士，你要知道，此番我設法營救你出獄實在有求與你，希望你爲我們擔任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是一件繁忙而又吃重的工作，但我是知道你一定可以愉快勝任的，不過我又要問你了，你願意與否？能不能直截爽快的說真話呢？喬紅梅忙道便是赴湯蹈火亦不敢辭，祇要我能力所能及的話，那我是沒有推託的理由，鏡清便將自家的秘密完全告訴了她，徵求她同意。紅梅立刻起身奮然說，我有如此的心願已久，祇苦是沒有門路可投，這真是天假之緣，我又憑什麼理由反對呢？可是我知是一個弱女子，萬不是爲各位志士同志執鞭隨鐙的，我祇希望我能夠將所有的力量貢獻在黨的旗幟之下。老實的說，必要時那麼便是犧牲了我的性命，也是非常的值得，可不是麼？士爲知己者死，更何況在惡魔吞噬之下，掙扎出一點殘餘的肢體，依然用以對待惡魔作爲報復，還有不值得的嗎？鏡清與景雲兩皆鼓掌十分贊成，她立刻填了入黨的志願書，又自起身對着壁上掛的先總遺像，莊重的宣誓。馮女士忻然的說道，從此我們又多了一個忠實的奮鬥同志了，但不知紅梅妹在什麼時候才可以到黨部辦公呢？紅梅道，隨時可以去。黃女士道，不能那麼性急，須要在我這兒先作一個短時期的休養，精神稍復，再去不遲。衆人都道應該如是。紅梅既然回來，當然便要想起她的生身老父來了，她向小黃問道，姐姐，當我入獄之後，那老甲魚對於我父親，是要什麼手段？小黃忙道，倒是王氏大奶奶的三女兒惠珠偷偷的打一個電話給韋女士，這才將他倆放去了，否則至少不捨斃也要坐牢的。只是

消息沉悶得很，自從出走之後，我也曾在暗地裏留心他們的下落，但始終沒有見到一點兒消息的。紅梅不禁淒然下淚說道：爲了我竟使我的老父受到這樣的苦楚，我們仔細的想來，怎麼對得起他老人家呢？黃小姐當下便安慰她道：可放心了罷，一個人要退一步想，如果不虧惠珠那一次電話其結局又是你如何的可靠呢？現在縱然父女不能，在立刻便見面，然而終必有一天會彼此碰見的呀，可不是麼？不有離別，就不知道相逢的喜歡，你等着罷。我想起來總有一天會碰頭的。到了那時，你便知道我的話不錯了。紅梅沉吟了半晌才開口說：依我想來我們老人家，一定是不會離開上海的。她從此在小黃的寓中住了好幾天，到了一星期後，她就不願意再住閑下去了，在小黃的面前表示，希望早一些到黨部去辦公，但是，小黃是不願與紅梅離開的，她倆真是前緣，親生姐妹也不會有這樣的親熱的。那天晚間，馮與麗兩女士匆匆的趕到了小黃這裏來，小黃見她倆神色不對，吃驚不小，立即向她倆問道：你們怎麼如此的匆促呢？敢是有什麼意外事情發生了嗎？紅梅也插口問道：有什麼事情呢？馮鏡清連連的搖頭說道：莫提，莫提，今天的危險是十分的重，大如果不是我見機而作，那就僵啦！馮麗二女士，在景雲的床沿上坐下了，鏡清便告訴黃兩道：今天是險到十二分，差一些兒便要嘗嘗李賊的大刀滋味了，本來我們每一次開幹部會議時，都是在郊外的村落中，午夜進行，或是擺渡到浦東去，萬無一失，不想這一次，意慮不知從那裏想起來的，將開會的地址，竟定在滬南的關帝廟中去，而且因爲時候緊迫，不容稍緩，乃又將開會的時間改爲日間了。我們全滬共有十三名，各區的全權代表，一齊集到了開會的地點，還未開始討論，即接得密告，李大刀已經得着消息，派出五十名爪牙，分坐了兩卡車，已從戒嚴司令部出發了，來得及的，趕緊四散逃走……我們得了這一個消息，大家趕緊

四散飛逃。當我倆未曾出廟，而李賊的屬下，已經風馳電掣的趕到了廟門外邊，停下了卡車。像兇神也似的直衝進來，幸而哲偉姐急中生智，低聲說了……燒香避禍……四個字她就先走到中殿的案下，蕩團上跪下，手持籤筒，赤赤赤。不慌不忙的搖着，我得燒香點燭。可是管得很，因為不會預備香燭，只得將人家點過的香燭重行點起了幾對來。那一班山東土匪各執盒子槍，背着大刀，拚命價的直衝到中殿上來，那時我捏住一把冷汗。因為最令人着急的，便是她與我的身上，都藏有重要的秘密議案。與文電之類焉得不急嗎？那一班土匪丘八，幸而並不會留心我倆，就是要逃沒有逃得走的黨員，他們頭也不回的一直衝向後面的方丈室中去了，我與龐小姐乘機便出來了。我真拜服她有主見。遙見前殿門外，站着兩名丘八。她拿兩張黃籤條。悲悲切切的說道：這怎麼好，菩薩竟發了兩個下下籤。看來我們老太太的毛病不會好了，唉……我的命苦娘呀……你要將女兒一同領得去罷，我離了你是活不成的了，我也假作勸她的語氣。兩個人就這麼拉扯的出來了。如果她一個人這樣的做作，還恐不會生什麼效力，所以我便像唱雙簧的一般，故意在走近了那兩名丘八的身旁，提高了喉嚨勸道：好了，不要儘自傷心了，要知道關帝菩薩時常是發下反籤來警戒人們的，這或者就是反的罷，回去趕緊去請夏應堂或是丁甘仁診治是正經呀！因為這班丘八大多是山東人，我故意打着官話，讓他們聽得懂……她說到這裏，伸手去拿起茶杯來喝了一口，黃小姐等不及又問道：後來是怎樣了？她又笑道：也得讓我透一口氣再說，怎麼的這樣性急？小黃笑說：你倒好像說過了幾年評話的，在最要緊的時候，忽然會賣起關子來了。於是她又說，當我倆走近丘八的身邊，那黑麻子狗頭居然笑嘻嘻的說：小姑娘……哭什麼，是不是想你的男人嗎？我便忍住了一肚皮的烏氣回他說：你不要說笑話了，人

家的母親病重了。到這兒起，關帝靈籤倒碰着兩個下下……走罷姐姐，我倆便大模大樣的走，向斜橋而來，到了第一條馬路轉灣的地方，我倆立刻就折入了小馬路，由一條長弄堂，穿到了民國路頭上。先自跳上了電車，一直到西門五路電車新橋街口，前進一些入了法租界，才放心一半，那知我們才過鐵門，忽見那方才去查抄關帝廟的丘八們分乘兩部車子，一直飛趕過來，我也料到他們必然有一套花樣景。我立刻將哲偉姐，一把拉到一家飯店裏去，一直上了樓，在窗口揀了兩個位置坐下來說也不信，他們的車輛竟一直開到了鐵門這邊來衝入法界來，可是法界的捕房人員當然是要攔阻他們的車子，不許前進了。一個狗頭還這樣的大聲叫道：咱們是來追拿兩名女共匪的。方才還遠遠的瞧見她倆由鐵門進去到你們法界了。爲什麼要阻止咱們的車子呢？可是法捕房警探，再也不准過來，他們無可奈何，這才悻悻的將我倆的衣服貌相，詳告與他們請代查捕。然後才開車返到戒嚴司令部去了，當時我便有這一個感想，如果沒有租界來庇佑我們，可要糟天下之大難了。不說別的，單講我們倆個是步行，一時又尋不到一家汽車行，所以料得到一定要被他們追上來的了，所以我便對於租界的影響是換變得良好了，龐哲偉笑道，在廟中出來的時候，我到沒有這樣的恐怖，到了那一家飯館的樓上，眼見那一班東西像兇神惡鬼也似的一直風馳電掣的直追過來，那時我捏住了一把汗，心裏就想着如果是被他們瞧見了，那可就不要想性命了，我們自從正式加入了黨部，正式工作以還到了現在已經有三次受到驚嚇，不過直到現在呢，還是以這一次的驚嚇，受得最重大。黃景雲笑道：不要這樣的胆怯，幹革命事業的人，生死的問題是應該置之於度外的，受一次驚嚇與刺激胆子也就隨着大了起來，所以我以爲今天的頑意兒是革命黨人應走的道路，試問總理孫先生在滿清政府

威逼與壓迫之下，遭過多少次數苦難，受到多少次數驚嚇，有志事竟成，終於將滿政府推翻了，而創造起民國來，所以我說不入黨則已，既入黨，必須來承先總理的志願，放出大無畏的精神，向光明的大道邁進。鏡清點頭答道：黃小姐加入本黨，還沒有一月，對於本黨黨員應走的路線，業已澈底的明瞭了。這不愧為一個忠實同志呢。景雲笑道：不必過份來誇贊我了。且請將這一次冲散了的會議到什麼時候再復開呢？她低首仔細的一想才說道：這很難說，因為我們的環境關係開會的時間沒有一定。

第十一章 死裏逃生燈前話舊

以須揀一個適宜的時候舉行，想起來時機緊迫，或許是沒有多少時候要續開了。紅梅道：鏡清同志，我想在最近一兩日內便要到總部去辦公了。馮女士忻然應道：能夠早一點前去，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不過我還不知道你的身體復元與否？她忙道：早已就復元了，我是一個空閒不得的人啊。她笑道：揀日不如撞日，而撞日又不若當日。就是今夜九時半我來領你到總部去罷。她喜悅非常的應諾了。這一天晚間她與馮麗黃三位女同志一同用了晚飯，又閒談了一會子，她便與鏡清、哲偉倆一同動身，雇了一輛汽車，一直開到莫利愛路十號的門前停下來。鏡清是三天兩次來的，所以門上人們皆是認得她的，待她一到，立刻開門迎進她們三個人進去，到了會客室中。鏡清對哲偉說：你伴着喬女士在這兒坐一會，讓我到樓上去通知總務處，給她領一張出入證下來……她說着便到樓上去了。哲偉隨着紅梅耳邊說：你瞧這裏一所洋房，却正是中華民國的胎胚的地方呢。孫先生在策動革命時代，都是在這裏的時候較多，所以有人說這一所房屋，將來

是具有革命歷史價值呢，紅梅這才知道這兒是總理的上海故寓，便向她追問道：那麼現在這兒的是誰，王持黨務中的一切呢？她却搖頭道：關於這個連我也不甚的明瞭，但是大本營中的主持人我却知道是一個姓凌的同志，紅梅道：他對於黨中的歷史怎樣？她道：這位安徽同志要談起歷史來，據他說在三四年前，已經正式入黨了，此人在上海的各團體機關中一向是非常的活動，此次北伐伊始，他就奉到了廣州總部的命令，在滬上組織別動隊與情報機關……她先聽得是姓凌的，已經是心中一動，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她的一種幻想，她自從得到凌雲閣的兇信之後，她就不相信他會真止的死掉了，此後他總是一向存着這種心事的，總疑心他還在人間，所以她一聽到是姓凌，再聽到是安徽人氏，她更加開始注意了。她又問她：這位同志是雙木林，還是樊胡凌霍的凌字？她應道：是凌字不是雙木，紅梅急切的又問道：那麼，他的名字你知道麼？哲偉笑道：這可不知道了，馮女士或者是知道的罷！哲偉女士繼續的告訴她道：等一會子，馮女士下來，你問一問她，她是知道的，她倆閒談了一會子，鏡清在樓上與一個二十多歲的西裝少年一同走進了房間，她首先向他說：這一位便是新來參加我們救國工作的喬紅梅女士，她又向她說：這一位是我們這兒總務科科長，王長江先生，紅梅忙起身來與他握手為禮，馮女士笑道：我們這位喬女士是一個運筆如飛的才高倚馬的同志。大本營的文書股添了一枝生力軍了，長江點頭忻然道：我們凌同志爲了缺少這一類的新人才，曾經麻煩了好多的時候，還沒有解決，得喬女士來幫忙，那是最好的了。他說着便在身邊取出兩張硬卡片來，一張交與紅梅，上面貼着她本人的二寸照相，又寫了姓名和履歷，另一張乃是存底的，馮女士說：時間不早了，再遲一會只怕是要戒嚴了，長江點頭道：好的，我們改一天再見罷，願喬女士努力爲本黨工作，這是

兄弟十分希望的，鏡清與龐喬二女士一同出來，上了車子，由霞飛路一直朝西，行了許多的時候，才在徐家匯附近，好像在交通大學的後面。一座很大的洋房門外停下了，洋房的面前，還有一道護院的高牆，迨汽車夫撤了兩短一長的喇叭聲，這也可以說是暗號，鐵門開了，汽車進去，停在洋樓的石階下，她們三人先後下車，鏡清在衣袋中取了出入證，在一扇小鐵門中向裏面的守門人顯示一下，祇開了一扇小鐵門，讓她進去，接着哲偉也拿出證來，紅梅照她倆的樣兒，拿出證來，這才進了這革命發動的總樞紐大本營。鏡清也像方才一樣的請紅梅先自等在會客室中，然後便與哲偉一同到樓上去，大約不到五分鐘，就聽得一陣疾忙匆匆的下樓腳聲，不轉瞬便瞧見一個人在她的眼前出現，使她驚駭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你道是誰，原來她正是她一向疑心未死的凌雲閣……在左腿邊以及左耳上露出兩條魚肚白的疤痕，那不消說，是槍彈的傷痕了。他熱烈地伸手將紅梅的雙腕握緊了，禁不得一陣情感衝動，熱淚湧上了眼眶。紅梅此際真不知是喜是憂，還是煩惱快樂，珠淚像斷線珍珠的直掛到粉腮的傍邊，半晌才說，雲哥，你……你怎麼會……雲閣也禁不住淚如雨下道，妹妹過去的那一幕，倒不是迷信話，彷彿如有神助，害我的二賊，靠近我的腦後，碰一連開了三鎗，他總爲我是死了。不料上帝佑我，第一鎗落空，第二鎗祇將左耳以上的頭皮削去了一路，第三鎗則傷了左腮一點皮肉，當時我裝死，僵臥不動，他倆都以爲我已經長辭人世了。所以草草的將我掩埋在浮土中，就匆匆的去了，在這時我立即動身走了，不敢到醫院中去求治，唯恐走漏了風聲，便藏身在閘北一個朋友的家中，買了一些藥粉來自家醫治，不到半個月，我的傷勢便告全愈了。我仍然幹我的本來工作，軍閥官僚不除，誓不爲人的。我是一個革命黨員，而且負責在北伐軍未會到上海以前，是要組織完備一

舉成事的，你爲了我吃了若干次的苦楚，我是完全知道的，可是你得原諒我不來設法營救你出牢，要知道對方面官僚軍閥們是仇視我們到極點了，所以我不願輕易授他們以疑竇而貽誤了全局大事，而且在我的預算之下最多還有三個月，國民黨的大隊便能殺到此間了。到那時我預備大大地給你光榮場面然後出獄，不料你已爲馮同志設法救出來了。真是可喜之事，不過有一件事稍堪告慰你的便是令尊大人憑兄早已設法奉養着了，紅梅芳心大慰立即拭淚問道：家父現在那兒？他說不在這裏，我因爲大本營不是他老人家安居的地方，這場合說遷立即遷移了，因此我便在曹家渡一個友人的寓中租賃了一間樓房，又僱了一個小婢女服侍他老人家，生活尚可過去，他老人家這時只是苦苦的牽記着你，又因爲接受我的請求，直到現在也不會與你通過一次信音，你既來了，那真好極了。明天有空，我自會領你去的。看官，小子寫到這兒便不能不將凌雲閣外裏逃生的一番往事來略約的交代一下子了，原來他在五年前已經由好友的介紹正式入黨了，只是那時各省的軍閥爭奪地盤毒害民衆，黨的組織到處遭受摧殘毀滅的危險，所以他雖然爲黨中忠貞服務，可是向來便不敢公開的活動，他在閩北兩家中學中担任體育教授，又在租界設立一個國術研究總會，更在虹口與閩北城內各區設立分支會，表面上是研究國術，暗地裏却在竭力的活動着，拉攏會員以及鞏固了會中的實力，如此者三年下來他的手下已經有忠實同志一萬五千餘人了，而且會員的階級上至紳商領袖，下至平民勞工甚至三十六行七十二業，皆有人來參加他的組織了。到了國民北伐的時候，他早已被密令委任爲上海區別動隊總監了，祇因那個張大吼廳長因爲拈酸吃醋將他拘去，險一些兒丟去了性命，當他祕密被警探二人押到斜土路黑橋頭南堍荒地，去槍決的當兒，他的屬下遲五分鐘，

就得消息了。所以當他的敵人開了三槍失失慌慌的走開時，他的屬下兩個支隊長已經駕車趕來了，他所以不肯將他的實在情況來告訴給紅梅等，却是他的精細之處，只怕她們無意露出馬脚來，現在紅梅已經被他人介紹加入他們的團體了。當然沒有再瞞蔽她的必要了。所以他就告訴她的實情了，可是紅梅還在担心掛念了一個人，這人便是強民醫院院長韋劍華女士，不知她的近况何如了，雲閣笑嘻嘻的向她說，你可以放心了，此刻要見她麼？她驚喜道：在這裏嗎？他笑道：當然是在此地啊，不過，你要見她，她却恐怕不願見你了，她很奇怪的問道：爲什麼？他道：她對你已經有了不小的誤會了，你可知道麼？她以爲你不應那樣的貿然從事，遂使大好的計劃一旦敗露了，險一些兒將我的性命攆掉了，她更怪你沒有設法將我救出來，紅梅聽得不由的嘆道：我是恨不得拿刀來剖開我的肚腹將顆心挖出來給她看，那麼她必然就不會再來怪我了。雲閣點頭道：關於你的一番用心，我是非常清楚的你既來了，我當要解說誤會的了，她立即將她領到了三層樓上的會客室中來。他轉到另一間去，大約半小時之久，才與劍華一同出來。紅梅已是禁不住淚如雨下了。劍華走過與她互相緊握着手，半晌才嘆道：凡事遇合有緣，在沒有見你的當兒，我是十分痛恨，不該將上好的良機失去了，害得我與雲閣險一點都橫在盒子槍的下面，但是現在呢？聽得雲閣向我仔細一說，妹妹，我知道已經對你誤會了，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兩月了，我應該重重的向你道歉，請你寬恕我罷！好妹妹，從此我們又站到一條戰線上來，重新與萬惡的軍閥搏戰了。紅梅倒在她懷中痛哭失聲道：姐姐，我自從我的母親去世之後，除了我的老父之外，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脾氣了，幸而遇到了你，我是認你是我的慈母呢，你對我有什麼憎厭不滿的地方，儘可以教訓我，指導我，甚至責斥我，我都誠意的接受，可是你不拋棄我的，

否則我離開了你，只有去尋死，是比較乾淨痛快，老實說此番自投羅網，失去了貞操，還不是一半爲了雲兒，另一半爲的你麼？我不願你去給惡魔蹂躪呀。劍華給她說得也自流淚飲泣起來，雲閣却在一邊笑道：這又是奇怪的事情了，現在我們難得都還我自由了，正應該大家痛快地的喜歡互賀才對呢，哭什麼，劍華與紅梅和好如初，而且又在一個地方辦事，感情越加比從前濃厚了；在第五日，小黃也給馮麗二女士介紹到大本營來，與凌雲閣章劍華見面了，此刻使她驚喜交集的，乃是在文書科突然遇到了大吼的親生女兒張惠珠，也在這裏工作服務了，這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原來惠珠能夠到這兒來辦事的，當然是劍華拉來的了，她一眼瞧到了小黃，同樣驚喜的跑過來一把緊握着她的玉腕笑道：……小黃忙對她搖手說：妹妹，請你改口罷，你還當我在張家麼？她搖頭道：我知道了，不過平時一向是叫得順口了，一時轉不過來。小黃正色：請你不要動氣，這全是你父親所造的罪惡，姐妹變成了母女，父女又成爲夫妻。天昏地倒，失盡了倫常啦。劍華笑道：黃女士，過去的話請你不要再提了，現在我們幹正經事要緊，現在我們已經接到了密報，聽說國軍的先頭部隊已經抵了浙省金華了，只要渡過錢塘江立刻可到了。我們爲了防止上海的殘餘軍伐抵抗起見，必須想得方法，使用間離之計，必叫他們成爲甕中之鱉才行，因此本部昨晚已經決定要借重你與惠珠妹妹二人，做一番驚人報國的偉大工作才好。黃景雲立刻點頭道：我既入黨，我的一切均已爲黨所有了，無論赴湯蹈火均所不辭，惠珠也跟着說：那是自然的，祇請章家姐姐告訴我們罷，要我們何時開始，便是立河也行。劍華忻然附着她倆的耳朵說：你倆只須如此如此，我們本部已經得到莫大的幫助了。她倆忻然領命退下去了，不一日惠珠回到張家公館去，這幾天大吼的府上，應酬繁忙，空氣也隨之緊張起來，原來

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因爲南軍的勢如破竹，出師北伐，所向無前，收兩粵，得閩贛，復師次錢江，風聲鶴唳，幾乎草木皆兵，此公本來心懷叵測，倒了吳佩孚，自己想成爲老大哥，不料唇亡齒寒，適于南軍以從容各個擊破了機會，待到他再想自家的錯誤過失時，已經是不及了。沒奈何只得向關外王去求援，乃瀋成魯張勢力南伸至上海，引狼入室，無可奈何的局面了。這時魯張派來的是畢軍長庶澄，外號畢三爺（因爲他是行三）他的最得力膀臂便是革命黨的劊子手李寶章，師長又名叫李大刀，他們是魯張面前的數得起的人物，張大吼驪長呢。本來是孫聯帥的私人，他眼見魯張的勢力已經到達上海，竟弄成喧賓奪主之聲勢，來，你道他如何的不急，弄得不好，立刻就丟了紗帽的危險，所以他也管不得許多了，官不打造禮人，十穿萬穿，馬屁不穿，可不是麼，馬屁儘管拍上去，說不定不獨保得現有的祿位，而且還會有省長的希望呢，所以張府天天擺酒夜夜笙歌，畢三爺與大刀李毛子等一班高級官長，無異已將張公館作爲行轅了，已有半個多月沒有回家的三小姐惠珠，一瞧到如此的情形，非常的忻喜，並且深佩韋劍華等有先見之明，因此她便在晚膳擺齊，畢李等入座的當兒，她打扮得天仙也似的，婷婷嬈嬈的，故意走到筵前來，首向畢李等一鞠躬，然後小鳥依人般地，在她的父親身傍立定了，要大吼給她介紹在座的各位貴客。

第十二章 風雲兒女結束全書

大吼見自家女兒未經同意，突然的闖到席前來，不禁又驚又恨，但轉而一想，不禁計上心來，更想到三國吳侯孫仲謀以一國之尊，爲了鞏固自己的地盤，不得不將自家姐妹爲餌來籠絡後漢劉玄德，某何人斯，

犧牲了個把女兒，弗要擺啦心浪啦，他想到這裏，更不內疚神明了，立起來將惠珠尊而重之介紹給畢司令，道：「軍長，這是小女惠珠，現在聖瑪利女校讀書，快要卒業了，只是還沒有婆家咧，將來要望軍長給她作伐了。」惠珠立刻向畢三爺端正地行了一鞠躬大禮，我那畢三爺，瞥見到如此的玉人，當然是受寵若驚，從骨頭裏輕鬆出來了，他是一個貝色垂涎的傢伙，見到惠珠頓時笑逐顏開，對馬弁望了一眼，馬弁會意了，馬上便搬了一張凳子來，放到了他的身邊，請三小姐坐下。三小姐倒也並不怎樣的羞慚落落大方的，在畢三爺的身傍，小鳥依人般的坐了下來，畢三爺從來就沒有今天這樣高興，往常來都是扳起了面孔，很少有什麼笑容的，獨於今天，他是特別的高興了，親自斟了一杯酒，在她的面前放了道：「三小姐請領一杯，卑人有話要問你。」惠珠更推辭笑吟吟道：「謝一聲，拿起了酒杯一飲而盡道：「敢問軍長有何見教？」畢三爺道：「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可是小姐要請你原諒我唐突了，不過你們是學校中的女學士，時髦得很，頭腦也很清新，或者不以做人的問題爲唐突罷。」三小姐笑道：「有什麼見教儘可以說出來。」他笑道：「敢問三小姐改一天如果做人，想討你一杯喜酒喝，你預備嫁一個如何的人物，才能使你心滿意足呢？」惠珠毫不怕羞的接口說：「不怕軍長爺笑話，我平時唯一的希望，那便是願意將來嫁給一個高級長官，我雖不是一個絕色美人，但是羨慕當代的年少英雄，這種心理是與普通女同學們是同樣的。」畢三爺越發得意了，他嘻嘻的笑道：「好好，自古道：『只有英雄愛美人。』」又道：「英雄祇合美人憐，這些女士是最值得崇拜的，我絕不使你失望，負責爲你紹介一位，年輕英俊的軍官，與你先行訂交，待到雙方廝熟了，互相了解脾氣，然後再談婚事如何。」大吼冷眼傍觀，真是啞子拾到一方金，快活得說不出話來，更是暗暗的奇怪了，他的女兒在平時由學校回家，自家在房中修練功課，直到吃

飯的當兒才出來呢，很難得與他老子談話的，而且吃飯又都與她的老母在一起的多，因為她對於父親的平日所行所爲，是十分痛恨而不贊成的，想不到當此祿位將絕，紗帽將丟掉的時候，她忽然的會改掉了脾氣，自古板而變爲活潑了，這確是自家的後福無邊的兆徵呢。他稍喝了幾杯，眼見他女兒與畢爺眉目含情，好像有了若干的話，一時說不出口，他樂得不必夾在此地做老厭物，借一個名目，到樓上去抽烟，好讓女兒與畢軍長各訴衷腸呢。在他走了之後，席間只有畢三爺與李大刀以及總參謀長副旅長等六人，馬弁八名皆是非常識相的，先後都退到天井中去，畢三爺便請三小姐坐到她父親的位置上，三小姐還謙辭不就，畢三爺笑道：好啦，三小姐你得想一想罷，你是在家的主人，你們老太爺有事走開了，沒有一個主人來招待我們，光叫我們客人對客人喝悶酒你說行麼，惠珠這才半推半就的入了座，畢三爺礙着屬下在旁邊，而且又是初次見面，當然是不好意思怎樣的露出窮兇極相來，與她規規矩矩的談了半天，低聲在她的耳邊說：三小姐，明天我在下午一時許，在大東飯店三三三號恭候你來，咱們暢談一番好不好，惠珠正中下懷，也不答話，祇將頭點了兩下子，表示接受。直到了深夜二時許，他們這才散去了，大吼立即將三女兒叫到房中，和顏悅色的對她說，我的好寶貝，你好好的替老子招待軍長們，使老子的官職保住了，那你必居第一功。惠珠暗暗的切齒，面上雖不願表明，但她越痛恨老子貪變無恥了，對於畢三爺約她到大東三三三號的事，故意向她的父親問道：現在有一件事情倒使我非常的爲難了，你老人家看罷，還是去不去，大吼忙道：到那兒去，惠珠道：軍長約我到大東飯店三三三號談談。大吼毫不留難的說：孩子，這是一個好機會啊，你怎麼好不去呢！說不定軍長就給你介紹一位高級長官作終身的伴侶，豈不大妙，惠珠在以前瞧不起她的父親，只不過

是因爲他的行爲不正當，可是今天却格外的痛恨他。父親自私自利，毫無廉恥，不惜將女兒當着保官符兒。簡直連一些兒人氣味也沒有了。她表面上依然裝着十分的高興樣兒，對他低聲道：「我是一個女孩兒，家羞人答答的，怎麼好去呢？我希望姨娘和我一同去。」大吼心中雖然有些兒不大願意，可是也沒有話可以回掉了自家的女兒，他只得將潘金蓮叫來當着女兒吩咐道：「你伴着三小姐一同到畢軍長那兒去，第一要忍耐一點兒，他們當軍人的都是豪爽粗直的人，只怕一時高興起來，你們可要忍一些性子，不可發作，至於到那兒去的應對進退，那完全要看你們的手段了，老實說現在的上海已完全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下了，只要你能夠將畢李等高級長官招待得好了，那麼我的廳長位置，便如同鐵打的一樣牢固了，我在馬上，大家都要隨我享福，否則我下了馬，大家也要跟我受罪了。」潘金蓮是一個天生淫賤骨頭，自從跟了大吼爲妾，因爲他的年紀大了，而且與黑夜美人結成了不解之緣，所以有若干的地方，使她表示不滿了，如今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堂而皇之的叫她去偷人去。她倆唯唯答應的，前往大東去會畢軍長了。果然不出他們所料，畢三爺見了這一對美人胎子送上門來，那得不喜出望外呢？於是就特殊的招待她倆了。畢軍長在此地是一個有名的垃圾馬車，有洞便鑽的人，如今他見潘金蓮這樣的風騷險一些兒，連骨頭都輕得沒有四兩。惠珠十分刁鑽，她見他倆眉目含情，露出了急不能待的樣兒，當然是樂得借一個空隙，走了出去，讓這一對淫蕩的狗男女各遂所願，她借着一個題目揚長出去之後，直到兩小時之後，這才重新回到大東來，畢軍長的甜頭也就嚐到了，當然是目定心安了，惠珠得了一個替死鬼，非常的忻喜，直到深夜一時半才回去。潘金蓮的目的，是在解決性的飢荒，惠珠利用了也不明白的，從此之後，潘金蓮每夜前去，幽情暢敘，其樂無涯，惠珠也

不時前往一方面陽與委蛇，一方面取得了情報便去送與雲閣等參考。將一個畢三爺哄的了昏天黑地，對於所屬的一切事情皆不過問了。光陰易逝，轉眼臘盡年終了，革命軍的先鋒隊，真是勢如破竹，過了錢塘，立即下了杭州，嘉興松江接着失陷了，畢三爺每日沉迷在聲色之場，此刻又加上一個小黃這支生力軍。直到黨軍開龍華的那天晚上，畢三爺還在大吼的府上粉墨登場，串演空城計，到了閩北開火，死守北站的屬下打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突然接到了一道命令，趕緊撤退。這電話却是惠珠打去的，守軍不察狼狽的沿京滬退了下去啦，凌雲閣早已統率所屬在閩北保衛團中開會，革命軍到來了，畢三爺等到知道了確實消息時，勃然大怒，一手槍結果了張大吼的性命，自家却帶了四名隨從和張大吼的寵妾潘金蓮。在外國人保護之下乘輪船北逃天津了，東南半壁，就此入國軍之手啦！第三天的上午九時，劍華與雲閣、紅梅與雲閣的胞弟雲程、小黃與公望、惠珠與惠庵結團在市黨部宣佈訂婚了，紅梅之嫁雲程，完全是雲閣與劍華的主張。在下這部紅梅却寫到這兒，當然也就趁好便住了。

封面繪意：一髮千鈞奸人天助



洋菜一冊